

七真傳卷上

重刊七真祖師列仙傳序

昔漢武帝謂天下本無神仙。盡妖妄耳。不知堪輿之大。何所蔑有。麒麟於走獸。鳳凰於飛鳥。猶能出於其類。况人秉天地精英之氣。負山川靈秀之材。誠能清淨寂滅。不難煮金煉石。即未騰雲駕霧。亦可換骨脫胎。彼黃石之升雲。赤松之隨雨。雖屬荒弛。而論語之言。竊比老彭者。不有明證歟。余遊方外數十餘年。空受慈雲法雨。身如蠅癡。非無誠意正心。性實鳩拙。火棗交梨。讓十二碧城之客。綺葱赤薤。遜三千珠闕之人。加以烽烟遍乎三秦。厲氣染於兩教。萍蹤靡定。絮語難宣。雖馬蹄鹿苑之書。無所不讀。而於身心性命之源。終未有以探其旨趣。近來十方緣化。道履羊腸。七祖經觀。喜同雀躍。字挾風霜。

非芸編瓠史之可比。聲成金石。豈宋豔班香之能
同。萬緣俱淨。八垢皆空。讀百回之不厭兮。舌
本生蓮。覽一字之莫減兮。頭點頑石。於是廉泉
讓水之地。徧求善男。聖域賢關之旁。多延信女
。竊幸履憂頓釋。斷簡殘編之改觀。燕賀告成。
琳篆琅玕之並美。願世人照茲奉行。不必嚼金玉
之津液。不必服日月之精華。無勞爾形。無搖爾
精。窈窈冥冥。安知不羽化登仙。同赴玉樓之宴
也。是爲序。

新刊七真因果傳目錄

卷上

- | | | |
|-----|----------|---------|
| 第一回 | 憐貧困偶施小惠 | 入夢寐深指迷途 |
| 第二回 | 萬緣橋真傳妙道 | 大魏村假裝中風 |
| 第三回 | 受天詔山東度世 | 入地道終南藏身 |
| 第四回 | 談真空孫貞誨夫主 | 求妙道馬鈺訪 |
| | 明師 | |
| 第五回 |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 王重陽經營護 |
| 第六回 | 孫淵貞勸夫捨家財 | 馬文魁受賂通 |
| | 權變 | |
| 第七回 | 賄族長馬鈺立捨約 | 論玄工重陽傳 |
| | 真修 | |
| 第八回 | 論先天貞一妙理 | 除魔根不二法門 |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

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理 損面容甘作醜

陋人

第十一回 降水電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

第十二回 指坐工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遇明師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

南來

憐貧困
偶施小
惠入夢寐
深指迷
途

子松



七
真
傳

新刊七真因果卷上

第一回 憐貧困 偶施惻隱 入夢寐 明指前程

行善當從實處行 莫沽虛譽圖聲名

虛名虛譽成何用 反惹窮人說不平

這幾句言語講的行善要有實事。若只圖做得好看。欲人知曉。即是沽虛名也。有其名而無其實。只在鬧熱處做去。那極苦極窮之人。有不能被其澤者衆也。雖費了許多銀錢。畢竟未曾做到正經善事。既做不到正經善事。有當面錯過之嘆。昔炎宋之末。陝西咸陽縣有個大魏村。村內有百餘家人。戶多一半姓王。也算得一大族。這王族內有個居孀的婦人。年四十餘。膝下有一男一女。也曾男婚女嫁。因這孀婦心性慈善。見了別人的

小男細女。當成自己生的一樣。不住兒長女短的。哇哄他們。那些小娃子。但啼哭便要喊媽。她就隨口答應。故此人人都呼她爲王媽媽。這王媽媽家頗豐厚。平生也愛做善事。最喜佛道兩門。常好齋僧佈道。拜佛看經。人人都說她行善。就有許多僧道登門抄化。又有若干貧窮來村乞討。或多或少。她也隨時周濟。那年殘冬之際。天際大雪。王媽媽站立門首。見兩個乞丐。從雪地走來。求其周濟。王媽媽責以。不去傭工度日。而來沿門乞討。非好喫而懶做。必游手以貪閑。那有許多閑茶空飯侍奉你們。話未說完。有僧道數人前來募化。王媽媽給與錢米。僧道去後。二丐問曰：善婆婆。喜施僧道。不濟貧寒。其故何也。王媽媽曰：非我喜施僧道。僧能念經。道能修行。

。我雖然佈施他們一點錢米。僧可與我消災。道
可與我延壽。若周濟你們。有何益哉。不過在我
門上喊得熱鬧。二丐曰：施恩不望報。望報非施
恩。你今畧給一盞米。畧施幾文錢。遂欲消災延
壽。豈不謬乎。說畢而去。

佈道齋僧結善緣 貧窮孤苦亦堪憐

只施僧道不憐苦 失卻善功第一先

且說二丐見王媽媽不肯周濟。只得往前行。不數
步來在一個朱漆樓門大喊了一聲爺爺。求周濟。
少時裏面出來一人。這人生得面赤鬚長。神清氣
爽。有容人之量。豪俠之風。年紀不過四十上下
。其人姓王名壽。字知。名號德盛。幼年曾讀詩
書。功名不就。遂棄文習武。得中武魁。身為孝
廉。這日天降大雪。十分寒冷。同妻子周氏。兒

子秋郎在堂前圍爐烤火。忽聽得門外喊叫爺爺求周濟。王武舉聞此言甚蹊蹺。出外來瞧得二乞丐站立門口。王武舉問他們到底是求爺爺周濟。或是爺爺求周濟。乞丐答曰：話不可詳。詳必深疑。王武舉見他言之有理。遂不復問。其時風大雪緊。雪隨風舞。滿天梨花。紛紛墜地。山絕鳥跡。路斷人踪。王武舉見二乞丐衣止一層。怎當此嚴寒。忽起惻隱之心。對二乞丐曰：那些閑話不提。這般大雪。如何走得。我這門樓側邊有間空房。房內堆有亂草。可以坐卧。二位何不請到裏頭避一避雪。二乞丐答以最好。王武舉即將空房打開。二乞丐入內棲止。王武舉轉回廳堂。使家僮玉娃掇了些飯食出來。與二乞丐喫。幾人仗義能疏財。肯把貧窮請進來。

只有當年王武舉生平慷慨廣培栽

二丐者在王武舉家內住了兩日。天始晴明。意欲告辭要走。只見王武舉走進來。後面隨著玉娃捧來酒食。武舉對二位乞丐曰：愚下連日有事。少來奉陪。今日閑暇。欲與二位同飲一杯。敍敍寒溫可乎。二乞丐連聲稱妙。王武舉即叫玉娃擺下盃箸。二乞丐更不遜讓。也不言謝。竟自喫起來。頃刻連盡兩壺。王武舉又叫玉娃添酒上來。二丐豪飲之際。王武舉曰：二位難友。姓甚名誰。平生會做些甚麼生理。丐者答曰：咱二人並不會做啥。他叫金重。我叫無心昌。王武舉曰：我意欲與二位湊點資本。做個小生意度活日時。豈不強於乞討。未知二位意下如何。武舉話畢。金重

擺擺手兒。口中說道：不妙不妙。我生平散淡慣了。不能做此絆手絆腳之事。王武舉見金重如此說。知他不肯作生意。又問無心昌曰：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意以過日時。未識吳兄肯作此否。無心昌曰：我之散淡。更有甚焉。嘗聞家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任高飛。苦向蠅頭求微利。此身焉能得逍遙。王武舉嘆曰：聞二位之言。足見高風。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喜的是銀錢。若二位這樣清淡。誰能識之。無心昌曰：我等是不求人知者。欲求人知。亦不落於乞討也。王武舉聽他言語超羣。也不再言。即命玉娃收拾杯盤。同入內去。

到了次日。二丐告辭起身。王武舉送出村外。猶

戀戀不捨。又往前送了幾步。猛見一座橋樑當路。
。王武舉暗想村之前後原無橋樑。回頭望大魏村。
。却在隱微之中。不甚明白。正在疑惑之際。無
心昌叫曰：孝廉公快來。王武舉掉頭看時。見二
人坐在橋頭。金重拍手歌曰。
錢財聚復散。衣冠終久壞。怎如我二人。
值身於世外。不欠國家糧。不少兒女債。
不說好和歹。不言興和敗。不與世俗交。
免得惹人怪。一件破衲襖。年年身上載。
爛了又重補。洗淨太陽晒。白日遮身體。
晚來當鋪蓋。不怕賊來偷。也無小人愛。
常存凌雲志。一心遊上界。若人知我意。
必要低頭拜。我有無窮理。使他千年在。
惜乎人不識。以恩反爲害。

王孝廉趨步上橋。無心昌曰：孝廉遠送。當酬一酒。說罷。即於袖中取出一小錫瓶。上覆酒盃。取而斟之。滿貯佳釀。遞與孝廉。王武舉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連飲三盃。醉倒橋上。昏昏欲睡。忽見無心昌走來。一手拉起。說是：休睡休睡。可同我們去觀一觀景緻。王孝廉醉態矇矓。隨著無心昌行不數步。見一座高山峻極。擋在路前。王孝廉驚曰：如此高山。怎得上去。金重曰：跟我的道來。自可上升。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毫不費力。頃刻走上山頂。見頂上甚是平坦。有一個大池。滿貯清水。水內開放七朵金色蓮花。花大如盤。鮮麗非常。王孝廉心甚愛慕。連聲讚曰：好蓮花。好蓮花。怎能摘朵與我。孝廉話

未說完。只見無心昌跳入池中。將七朵金色蓮花。一齊摘來。交與王孝廉曰：一並與你。要好好護持這七朵蓮花。有七位主者。邱、劉、譚、馬、郝、王、孫是也。此七人與汝有師徒之分。他日相遇。善爲開化。方不負我付汝蓮花之意也。王孝廉將蓮花接過來。抱在懷中。即欲歸家。臨行又問無心昌幾時再會。無心昌曰：會期原不遠。只有兩個三。仍從離處遇。橋邊了萬緣。王孝廉聽罷。移步下山。忽被路旁葛藤一絆。一跤跌下山去。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莫說上來原不易。須知下去更爲難。



第二回 萬緣橋呂祖親傳道 大魏村孝廉假中

風

了悟猶如夜得燈 無窗暗室忽光明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時度此身

話說王孝廉抱着七朵蓮花。移步下山。忽被葛藤
將腳一絆。跌了一跤。猛然驚醒。萬象皆空。却
是一夢。睜眼看時。却在自己家中書房內卧着。
看見兒子秋郎站立在側邊。王孝廉咳了一聲嗽。
秋郎聽見。喊道。爹爹醒來了。爹爹醒來了。這
一聲喊叫。驚動了周娘子忙來探問。說：相公酒
醒來麼。王孝廉曰：好奇怪。好奇怪。周娘子曰
：事皆出於自迷。有何奇怪。王孝廉曰：卑人明
明送客出去。爲何還在家中。周娘子答曰：官人

太放蕩了。你昨日送二乞丐出去。半日不歸。着人探望幾遍。渺無踪影。是我放心不下。央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尋你。於二十餘里之外。見你倒卧橋上。熏熏大醉。人事不省。雇車將你送回家來。睡了一日一夜。今纔醒轉。官人從今後當自尊重。酒要少飲。事要正爲。來歷不明之人。休要交遊。你今受了朝廷頂戴。乃鄉人之所敬仰。若倒卧荒郊。成何體面。豈不自失威儀。而取笑於鄉人也。王孝廉起而謝曰：娘子藥石之言。卑人敢不銘心刻骨。我想昨日那兩個難友。定是二位神仙。周娘子說：明明是兩個乞丐。怎麼說是二位神仙。王孝廉曰：聽其言詞。觀其動靜。所以知其必仙也。周娘子問道：他講了些甚麼言

語。做了些甚麼事情。那一點像個神仙。王孝廉遂將幫湊他資本。他如何推却。次日送他行不數步。就有二十餘里遠。如何作歌。如何贈酒。與其上山摘蓮。臨行之言。從頭一一。對周娘子說了一遍。又曰：我纔飲他三盃。便醉了一日一夜。種種怪異。若非神仙。焉有此奇事。周娘子言曰：嘗聽人講。世間有等歹人。有縮地之法。畧一舉步。便在十里之外。一日可行千里。又以迷藥入酒中。帶在身旁。見一孤商獨賈。即取酒勸之。飲酒一沾唇。便昏迷不醒。他却盜人銀錢。剝人衣衫。到你醒來之時。無處尋覓。若不慎之於前。終必悔之於後也。周娘子話畢。王孝廉自思。娘子終是女流。若與他分辨。定然說不清白。不如順他意兒了局此事。便隨口答曰：娘子之

言是也。卑人謹當識之。娘子退後。王孝廉嘗獨自一人坐在書房。思想金重無心昌之言。翻來覆去。默會其理。如此多日。忽然醒悟金重二字。合攏來是個鍾字。吳心昌作無心昌。昌字無心。是個呂字。明明是鍾呂二仙前來度我。我今無緣。當面錯過。越想越像。不覺失聲嘆曰：惜哉。惜哉。猛又想起臨別之言。會期原不遠。只在兩個三。仍從離處遇。橋邊了萬緣。不遠者。必主於近也。兩個三。必三月三也。離處遇。欲知來處。必於去處尋之。了萬緣者。言萬法皆歸之意。想到此。不覺心生歡喜。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瞬息之間。殘冬已盡。新春又來。一年氣象一年新。萬卉爭妍又一春。少小兒童皆長大。看看又是白頭人。

且說王孝廉過了新年。一混就是三月。到了初三日。私自離了家庭。還由舊路而至橋前。等候多時。不見到來。默想形像。心甚誠切。站立橋頭。東張西望。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孝廉公來何早也。王孝廉回頭一看。正是去年那兩位難友。忙上前拉著衲襖說：二位大仙一去。可不想煞弟子。無心昌同金重到橋頭坐下。王孝廉雙膝跪在面前說：弟子王壽。肉眼凡胎。不識上仙下降。多有褻瀆。望乞赦宥。今日重覩仙顏。真乃三生有幸。願求指示迷途。使登覺路。弟子感恩不淺。說罷。只是叩頭。只見二人呵呵大笑。口內金光流露。燦人眼目。俯仰之間。二人改變形容。左邊一人頭挽雙髻。身披敝衣。面如重棗。目似朗星。

。一部長髯垂於胸前。幾疋鵝毛扇在手中。右邊一人頭戴九梁巾。身穿黃道袍。面如滿月。眼光射人。鬚飄五絡。劍掉一口。果是鍾離老祖與呂祖純陽。王孝廉跪拜。低頭不敢仰視。呂祖曰：上古人心樸實。風俗良淳。授道者先授以法術衛身。而後傳以玄功成真。今時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若先授以法術。必反誤其身。故先傳以玄功。不假法術而身自安。不用變化而道自成。道成萬法皆通。不求法術。而法術自得也。是謂全真之教。即說全真妙理曰。

所謂全真者。純真不假之意也。人誰無真心。一轉便非了。人誰無真意。一雜便亡了。人誰無真情。一偏便差了。初心為真。變幻即為假。

心。始意爲真。計較即爲假意。至情爲真。乖戾即爲假情。所謂初心者。即固有之心也。所謂始意者。即朕兆之意也。所謂至情者。即本性之情也。心中有真意真情。情中方見真心真意。由真心發而爲真意。由真意發而爲真情。是情即自然景象。無時非天機之呈露。然則人可不真哉。人不真心。即無真意。無真意即無真情。嘗見修道之士。動則私念迭起。念之私即心不真處。靜則欲念相循。念在欲即心不真處。私欲不絕。發或全無真意。或半真半假。即半真半假之際。正天人相乘之時。是意也。情所不能掩也。驗真道先驗真情。驗真情即可知心真與未真。知意真與未真。故修真之道。必以意始。意誠心亦誠。即心所發之情亦誠矣。

。誠斯真也。誠若不真。見之於言。則言不由衷。非真言也。見之於行。則行不率性。非真行也。修之者。修去心外之心。意外之意。情外之情。當於舉念發言時。提起天良。放下人心。不許疑二其心。混雜其意。誤用其意。方爲真心真意真情。一毫不假。即是真道。真道遍行。故謂之全真也。

呂祖將全真之理說與王孝廉畢。又授以煉己築基。安爐立鼎。採藥還丹火候。抽添一切工夫。王孝廉再拜受教。呂祖又曰：汝成道之後。速往山東。以度七真。七真者。乃曩昔所言七朵金蓮之主者也。呂祖叮嚀已畢。即與鍾老祖將身一縱。遍地金光。倏忽不見。王孝廉望空拜謝。拜畢。

猶瞻仰空中。默想仙容。只見王茂同玉娃走來說：我們奉娘子之命。前來找尋家爺。固疑在此。今果得遇。速請歸家免懸望。孝廉乃緩緩而行。一路默記呂祖所傳之道。歸得家來。不住內室。竟到書室坐下。周娘子聽說丈夫歸家。即來看問。見孝廉不言不語。若有所思的樣兒。娘子看罷。即勸丈夫曰：官人屢次輕身出外。常使妾身擔憂。只恐有玷品行。取笑於鄉人。官人屢不聽勸。如何是好。王孝廉正默想玄功。連周娘子進來。他都不曉得。那裏聽她說甚話來。只到煞尾。猛聽見周娘子說：如何是好。他也摸不着頭腦。隨口答曰：怎麼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娘子見他言語。說不上理路。遂不再言。各自退去。王孝廉心中自忖。這般擾人。焉能做得成功。悟得

了道。若不設個法兒。斷絕塵緣。終身不能解脫。低頭想了一回。想出一條路來。除非假裝中風。不語。方能絕這些牽纏。想罷。即做成那痴呆的樣兒。見有人來。故作呻吟之狀。又不歸內室去。就在書屋涼床上卧下。周娘子覩此情形。憂心不暇。一日幾遍來問。只見他口內唧唧噥噥。說話不明。呻呻喚喚。擺頭不已。周娘子無可奈何。即使玉娃去請幾位與他平日知交的人來。陪他閑談。看是甚麼緣故。這幾位朋友。都是王孝廉素所敬愛。一請便來。當下進得書屋：齊聲問曰：孝廉公可好麼。王孝廉將頭搖了幾搖。把手擺了幾擺。口裏哩哩喇喇。說不出話來。只是嘆氣。幾位朋友見他說不出話。一味呻吟。知是有病却。不知害的啥病。有個年長的人說：我觀孝廉

公像個中風不語的毛病。不知是與不是。我們村東頭有個張海清先生。是位明醫。可着人去請他來診一診脉。便知端的。周娘子在門外聽得此言。即命玉娃去請先生。不一時將先生請到。衆友人一齊站起身來。讓先生入內坐下。將孝廉形狀情由。對他講說。張海清即來與王孝廉看脉。兩手診畢。並無病脉。只得依着衆人口風說：果然是個中風不語的病症。只要多吃幾付藥。包管痊癒。說罷。即提筆寫了幾味藥料。不知醫得好醫不好。且聽下回分解。

只緣武舉原無病。非是先生醫不明。



第三回 受天詔山東度世 入地道終南藏身

世態炎涼無比倫 爭名奪利滿紅塵
衆生好度人難度 願度衆生不度人

話說王孝廉原是無病之人。不過裝成有病。欲杜絕纏擾。好悟玄功。這張海清先生如何知道他這個深心。故左診右診。診不出他是啥病。只得隨着衆人口氣說：當真是個中風不語的毛病。即索紙筆。開了一張藥單。無非是川芎三錢。防風半兩。開畢。即向衆人談了幾句閑話。喝了一盃香茶。隨即收了謝禮。各自去了。先生走後。衆朋友亦與王武舉作別說：孝廉公保重些。我們去了。改日再來看你。王武舉把頭點了一點。衆友各自走了。

周娘子見客走後。即叫兒子秋郎同玉娃到西村裏藥鋪。將藥辦回。用鑽子熬好。傾在碗內。使秋郎雙手捧到書屋內來。纔叫一聲阿爹用藥。只見父親圓睜雙目。狠狠的跌了一腳。嚇得秋郎連忙把碗放下。跑出外去。二次使他再不肯來。秋郎去後。王孝廉暗將藥傾在僻靜處。從此以後。止有玉娃進進出出。端茶遞水。至於使女僕婦。不敢到他門前。他若看見。便捶胸跌脚。輪睛估眼。瞋恨不了。故此都不敢來。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進來看他。他也不願。自他假作中風之後。內外事務。都是娘子一人料理。也無空閑常來問他。凡親戚朋友來看望他兩次。見他如此模樣。也不再來。因此人人講說：好一箇王武舉。

可惜得了壞病。止這一句話。把他撇在冷落地方。清清靜靜。獨自一人在書屋內。悟道修真。修行打坐。如此一十二年。大丹成就。妻爲朋來子爲伴。渴飲茶湯飢餐飯。看來與人是一樣。誰曉他在把道辦。一十二年功圓滿。陽神頂上來出現。世上多少修行人。誰能捨得這樣幹。

且說王武舉孝廉在家修成大道。能出陽神。分身變化。自己取了一個道號。名曰重陽。這王重陽那夜書屋打坐。正在一念不生。萬籟俱寂之時。猛聽得虛空中呼曰：王重陽速上雲端接詔。其聲徹耳。重陽忙縱上虛空。見太白星站立雲端。口

稱玉詔下。王重陽跪聽宣讀。詔曰。念爾重陽苦志修行。一十二載。毫無過失。今則道果圓滿。特封爾爲開化真人。速往山東度世。早使七真上昇。功成之後。另加封贈。爾其欽哉。

金星讀詔已畢。重陽再拜謝恩。然後與太白星君見禮。星君曰：真人速往山東度世。勿畏勞苦。有負帝心。他日蟠桃會上相見。再來敘談。星君說罷。自回天宮。重陽仍歸書屋打坐。那日辰早。玉娃送水來淨面。推門不開。急忙報與主母知道。周娘子同着兩箇使女來到書房門外。恁般喊叫。門總不開。以爲孝廉必死。遂將門拗脫。走進書屋。並不見人。周娘子又驚又慌。急命人四

下找尋。全無蹤影。周娘子大哭。驚動村裏的人。齊來探問。玉娃即將原由對村人說知。衆人皆曰：「這就奇怪。門又閉着。人不見了。難道升屋越壁不成。於是進內一望。並未拌一磚一瓦。又分幾路找尋。並無下落。內中有個通講究的人說：「你們不用去尋。我看王孝廉那個樣兒。定然成了神仙。衆村人齊問曰：「怎見得他成了神仙。那人曰：「他在這書房內。坐了十二年。未曾移動一步。托名中風。實爲絕塵。我嘗見他紅光滿面。眼內神光射人。不是神仙。焉能如此。衆人聞言半信半疑。齊聲言道：「敢這說他定成了仙。駕雲上天去了。周娘子聞言。方減悲哀。衆人各自散去。這且不題。」

又表王重陽那日在書屋借土遁。離了大魏村。望山東而來。走了數千里地。並無甚麼七真。止遇着兩個人。你說那兩個人。一個爲名之人。一個爲利之人。除這兩等人外。再無別樣人物。王重陽見無可度之人。仍回陝西。行到終南之下。見一土山綿亘百里。清幽可愛。不如用個剋土之法。遁入土之深處。潛伏埋藏。再待世上有了修行人。那時出來度他。也不爲遲。於是捻訣念咒。遁入土內。約半個時辰。已到極深之處。有個穴道儘可容身。遂入穴內。以蟄其形。服氣調息。以存其命。

許大乾坤止二人
一名一利轉流輪
七真未識從何度
土內蟄身待後因

且說王重陽土內墊身。不知天日。似乎將近半年。猛聽得嘩喇喇一聲如天崩地裂之勢。將土穴震開一條縫。透進亮來。上面金光閃爍。知是師尊駕到。王重陽大吃一驚。慌忙縱上地裂。果見鍾呂二仙。共坐土臺。王重陽俯伏在地。不敢仰視。呂祖笑曰：別人修道上天堂。你今修道入地府。看來你的功程與別人迥異。上違天心。下悖師意。有如是之仙乎。重陽稽首謝罪曰：非弟子敢違天意。而悖師訓。實今山東原無可度之人。故暫爲潛藏。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再去度他不遲。呂祖曰：修行之人。何處無之。只是你不肯用心訪察。故不可得也。譬如你當初。何曾有心學道。非同祖師屢次前來點化。你終身不過一孝廉而已。安得成此大羅金仙。汝今苟圖安然。不

肯精進。遂謂天下無人。豈不謬哉。汝能以吾度
汝之法。轉度於人。則天下無不可度之人。昔吾
三醉。岳陽人不識。輕身飛過洞庭湖。以爲世無
可度者。及北返遼陽。見金國丞相有可度之風。
於是親自指點。丞相即解印歸山。修成大道。自
號海蟾。劉海蟾效吾南遊。他又度張紫陽。張紫
陽又度石杏林。石杏林又度薛道光。薛道光又度
陳致虛。陳致虛又度白紫清。白紫清又度劉永年
、彭鶴林。此七人俱皆證果。是爲南七真也。當
時吾以爲無人可度。誰知他又度了許多人。天下
之大。四海之闊。妙理無窮。至人不少。豈有無
人可度之理。今有北七真邱、劉、譚、馬、郝、
王、孫。屢次叮嚀。汝不去度。豈汝之力。不及
海蟾。非不及也。緣汝畏難之心故不及矣。呂祖

說罷。重陽頓開茅塞。惶恐謝罪。汗流夾脊。鍾離老祖叫他起來。站立旁邊。告曰：非是汝師尊再三叮嚀。只因蟠桃會期在邇。要詔天下修行了道真仙。共赴此會。這蟠桃產於崑崙山。一千年開花。一千年結子。一千年成熟。總共三千年。方得完全。其桃大如巴斗。紅如烈火。喫一顆能活千歲。西王母不忍獨享。欲與天下仙佛神聖共之。故設一會。名曰羣仙大會。每一會要來些新修成的神仙。會上方有光彩。若止是舊時那些真。遂謂天下無修行學道之人。王母便有不樂之意。上古時每一會得新進真仙一千餘人。中古時得新進真仙數百餘人。值茲下世。量無多人。故囑付汝早度七真。共赴蟠桃。與會上壯一壯威。添一添光彩。目下蟠桃將熟。汝若遷延日時。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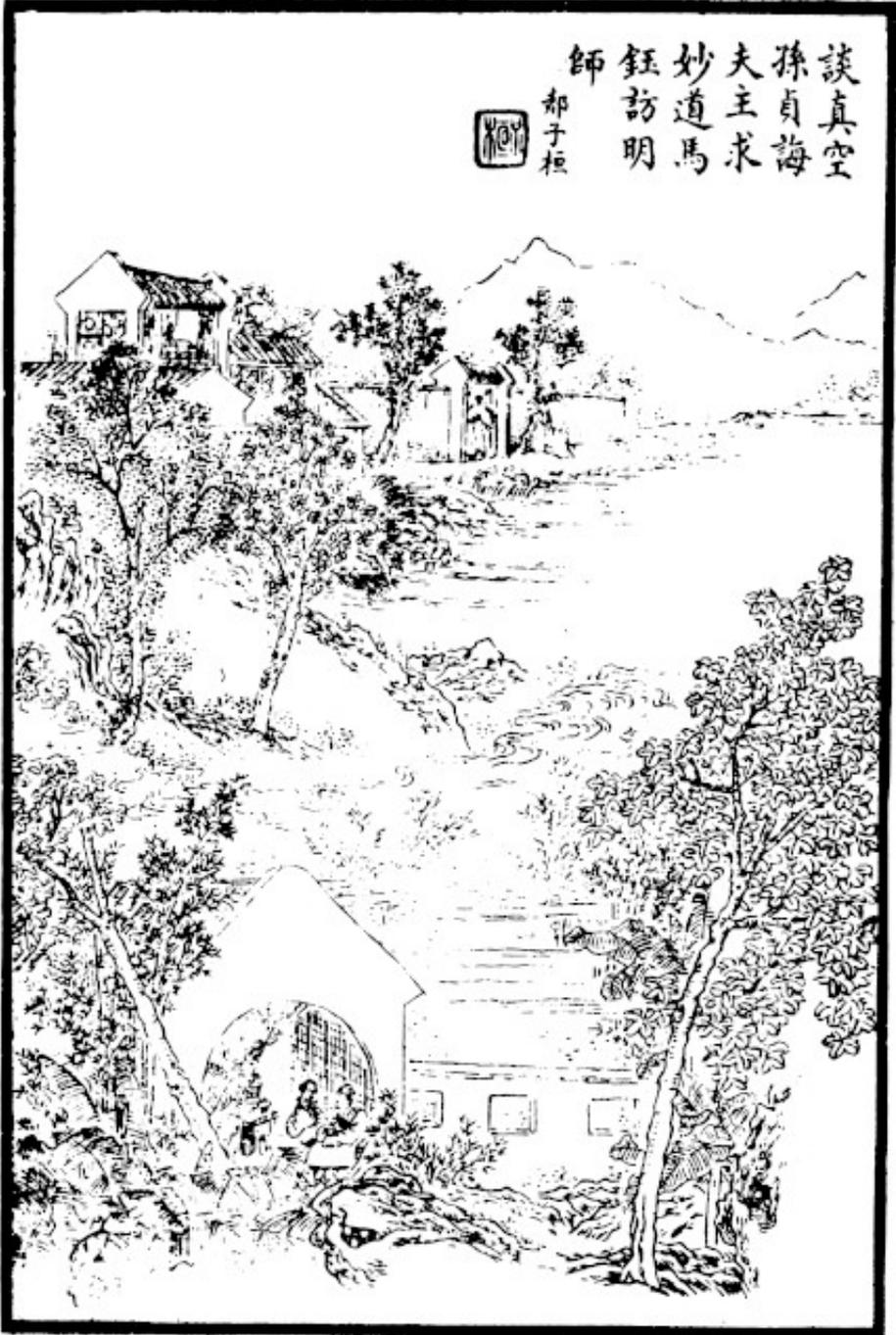
此機緣。又要待三千年。方可赴會。可不惜哉。這一些言語。說得透透徹徹。重陽真人復跪而言曰：弟子今聞祖師之言。如夢初醒。今願重到山東度化。望祖師指示前程。鍾離老祖曰：地密人稠。汝必在稠人密地之中。混迹同塵。現身說法。自有人來尋你。你却從中開導。大功可成。此去遇海則留。遇馬而興。遇邱而止。鍾離老祖說畢。即同呂祖乘雲而去。王重陽復向山東而來。一日遊到一個縣分。名曰寧海。乃山東登州府所管。重陽真人。憶祖師之言。遇海則留。莫非應在此處。就在此地停留。手提一個鐵鑽。假以乞討爲名。如呂祖昔日度他之樣。以度於人。不知度得來否。且看下回分解。

混迹同塵待時至 時來道果自然成

談真空
孫貞海
夫主求
妙道馬
鉦訪明
師



郝子桓



七
真
傳

二五

第四回 談真空孫氏誨夫主 求大道馬鈺訪明

師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墜爲誰功。
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朝走西。暮走東。人生猶如採花蜂。
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

話說王重陽來到山東登州府寧海縣。假以乞化爲名。實欲探訪修行之人。這且不題。又說寧海西北有個馬家庄。庄內有個馬員外。名鈺。是個單名。父母棄世得早。又無弟無兄。獨自一人娶妻

孫氏。小名淵貞。這孫淵貞容貌端莊。心性幽靜。且能識字觀書。追古窮今。不愛捉鍼弄線。挑花繡朵。雖是女流身分。却有男子氣慨。大凡馬員外有不決斷的事情。必來咨問。只在孫淵貞一言半語。頓絕疑惑。所以他兩口兒相敬如賓。情同師友。只是一種膝下並無一男半女。看看已到中年。

迅速光陰不可留
年年只見水東流
不信試把青菱照
昔日朱顏今白頭

這幾句詩是講的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這馬員外夫妻。看看年近四十。膝下無兒。馬員外那日對孫淵貞說道：你我二人離四十歲不遠。膝下乏嗣無後。這萬貫家財。也不知落於何

人之手。孫淵貞曰：三皇治世久。五帝建大功。堯舜相揖遜。禹疏九河通。成湯聘伊尹。文王訪太公。五霸展謀畧。七雄使心胸。嬴秦吞六國。楚漢兩爭雄。吳魏爭漢鼎。劉備請卧龍。東晉與西晉。事業杳無蹤。南魏與北魏。江山屬朦朧。唐宋到於今。許多富貴翁。試問人何在。總是一場空。自古及今數萬餘年。帝王將相幾千餘人。到頭盡空。轉眼皆虛。你我夫妻。把前後的事。一齊付之於空。只當天下。莫得我們。這一家父母未生我二人。馬鈺聞言笑曰：別人雖空。猶有苗裔。我們只一空。連根都空斷了。孫淵貞曰：空到無根。是為太空。

空到極時為太空。無今無古似洪濛。若人識得太空理。真到靈山覩大雄。

孫淵貞又曰：若說有子無子。有子也空。無子也空。文王當年有百子之說。於今有幾個姓姬的人。誰是他萬代子孫。有幾人與他掛掃墳臺。又相傳張公藝有九男二女。郭子儀七子八婿。竇燕山五桂聯芳。劉元普雙萼競秀。此數人皆螽斯衍慶。子嗣繁盛者也。如今又有幾個兒孫在那裏。依然悽風冷雨。荒臺古墓。愁雲滿天。蓬蒿遍地。豈不是有無都歸於空也。孤墳壘壘。難道盡是乏嗣之人。佳城鬱鬱。未必定有兒孫之輩。我想人生在世。數十年光景。只在須臾之間。好比石火電光。隨起隨滅。又如夢幻泡影。非實非真。大廈千間。不過夜眠七尺。良田萬頃。無非日食三餐。空有許多美味珍饈。枉自無數綾羅綢緞。轉

眼之間無常來到。瞬息之內。萬事皆休。丟下許多榮華。不能享受。枉有無數金錢。難買生死。枉自變人一場。

經營世故日忙忙。錯認迷途是本鄉。古往今來皆不在。無非借鏡混時光。

孫淵貞又對馬員外曰：我們於空無所空之處。尋一個實而又實的事情。做一番不生不滅的工夫。學一個長生不死之法。馬員外曰：娘子妄言了。自古有生必有死。那有長生不死之理。從來有始必有終。那有久作不息之事。孫淵貞曰：妾嘗看道書。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使真性常存。靈光不滅。即是長生之道。若學得此道。比那有兒女的人。更強百倍。馬員外曰：話雖

這樣講。精又如何能使之化氣。氣又如何能使之化神。神又如何使之還虛。怎得真性常存。焉能靈光不滅。孫淵貞說：你要參拜師傅。方能得此妙理。馬鈺曰：我便拜你爲師。你可傳我功夫。淵貞曰：妾乃女流之輩。不過略識得幾個字。看過兩本書。焉能解悟妙理。若要真心學道。離不得參訪明師。馬員外曰：叅師訪友。是我生平所好。但修道之人。要有根基。若無根基。成不了仙。作不了佛。所以我自量根基淺薄。再不言修道二字也。孫淵貞曰：夫君之言差矣。但在世上變人。俱是有根基。若無根基。焉得變人。不過深淺之不同耳。根基淺者六根不全。或眼失於明。耳失於聰。手缺脚跛。痴聾瘖啞。鰥寡孤獨。或貧窮下賤。此根基之淺者也。至於根基深者。或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或尊居宰輔而管萬民。或身爲官宦。聲名顯耀。或家道豐裕。樂享田園。此六根完好。耳目聰明。心性慈良。意氣和平。此根基之深者也。世間所重者富貴。這富貴之人。又比那尋常之人。根基分外深厚。若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兒。越把根基培大了。成仙成佛成聖賢。俱可以成也。所以說根基要隨時培補。不可以爲一定是前生帶來的。若果是前生帶來。又何愁來生帶不去。

譬如爲山。越累越大。越累越高。休說我們無根基。若無根基。焉能享受這若大家園。以及呼奴使婢。一呼百諾。如此看來。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馬員外本是好道之人。不過一時迷昧。今聞

孫娘子剖晰分明。義理清楚。恍然大悟。即站起身來謝曰：多承娘子指示。使我頓開茅塞。但不知這師傅又到何處去訪。孫淵貞曰：這却不難。我嘗見一位老人手扶竹杖。提個鐵鑊。神氣清爽。眼光射人。紅光滿面。在我們這裏團轉乞化。很有幾年。容顏轉少。不見衰老。我看此人。定然有道。待他來時。接在家中。供奉於他。慢慢叩求妙理。馬員外曰：我們若大家務。應該做些敬老憐貧的事。管他有道無道。且將他接在家中供奉他一輩子。他也喫不了好些。穿不了許多。我明日便去訪問如何。孫淵貞曰：早修一日道。早解脫一日。事不可遲。

丟下馬員外夫妻之言。又說王重陽自到寧海縣一

混幾年。此時將玄功做到精微之地。活潑之處。能知過去未來之事。鬼神不測之機。神通具足。智慧圓明。便曉得度七真。要從馬員外夫妻起頭。正合着鍾離老祖遇馬而興之言。故去去來來。總在這團轉乞化。離馬家莊不遠。如此數年。也曾見過馬員外幾回。知他大有德行。也曾見過孫淵貞兩次。知他大有智慧。欲將他二人開示一開示。又道醫不叩門。道不輕傳。非待他低頭來求。志心叩問。方可言也。因他在這團轉乞化多年。個個俱認得他。都以為是遠方來的孤老貧窮無靠之人。在此求喫。誰曉得是神仙。那識他是真人。偏偏出了這一個孫淵貞是天下奇女。蓋世異人。又生了這一雙認得好人的眼睛。就認得那貧窮無靠的孤老。是位真仙。對丈夫說了。要接他

到家中供養求道。遂使七真陸續而進。論七真修
行之功。要推孫淵貞爲第一。

生成智慧原非常識得神仙到此方
不是淵貞眼力好七真宗派怎流芳

話說馬員外聽了妻子孫淵貞之言。即出外對看守
莊門的人說：若見那提鐵鑕的老人到此。急速報
與我知。這看門的人。連聲答應。那一日馬員外
正在廳上坐着。忽見守門之人前來報道。那提鐵
鑕的老人來了。馬員外聞言：即出莊來迎接。這
也是王重陽老先生的道運來了。正應着鍾離老祖
所說。自有人來尋你之言。但不知馬員外來接先
生。又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但不知馬員外來接先
神仙也要等時來時運不來道不行

馬員外
勤奉養
師禮
王重陽
經營護
道財

子桓



第五回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王重陽經營護道

財

仙佛聖賢只此心何須泥塑與裝金
世間點燭燒香者笑倒慈悲觀世音

這四句詩。講的是成仙成佛成聖賢。都在這心內
用功夫。心正而身亦正。所行之事亦正。心邪而
身亦邪。所行之事亦邪。故修行之人。必先正其
心而後誠其意。蓋心不正而意不誠。意不誠。妄
念百端。永失真道。古人有詩云。

妄念一生神即遷。神遷六賊亂心田。
心田一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目前。
又曰。

六道輪迴說不完。畜生餓鬼苦千般。
勸君勿起妄貪念。一劫人身萬劫難。

所以說仙佛聖賢只此心。此心不可不正。此意不可不誠。若不正心誠意。徒以塑像裝金。燒香點燭。有何益哉。笑倒觀世音者。笑世人不能正心誠意。而講修行。徒以燒香點燭而邀福澤。是不知此心之妙也。故發笑耳。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又說馬員外聽說提鑽的老人來了。即忙出外接著。拜請老人到家內。那老人隨着他來到廳上。竟自坐在椅兒上。大模大樣。氣昂昂的問曰：你叫我進來有何話言。馬員外曰：我見你老人家若大年紀。終日乞討。甚是費

力。不如就在我家內住下。我情願供養於你。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話未說完。那老人勃然變色說道：我是乞討慣了的。不喫你那無名之食。馬員外見老人變臉變色。不敢再言。抽身進內。對孫淵貞說：那提鐵鑽的老人。被我請在家內。我說要供養他。他言不吃我無名之食。眼見是不肯留之意。因此來問你。看你怎樣安頓。孫淵貞聞言笑曰：豈不聞君子謀道不謀食。小人謀食不謀道。你見面便以供養許他。是以飲食誘之也。君子豈可以飲食誘之乎。是你出言有失。話不投機。待我出去。只要三言兩語。管叫老人安然住下。

非是先生不肯留。只因言語未相投。淵貞此去通權變。管叫老人自點頭。

且說孫淵貞來到廳前。見了老人。拜了一拜。道了個萬福。只見那老人笑曰：我乃乞討之人。有何福可稱。孫淵貞曰：你老人家無罣無礙。逍遙自在。豈不是福耶。不憂不愁。清靜無爲。豈不是福耶。這塵世上許多富貴之家。名利之人。終日勞心。多憂多慮。妻恩子愛。無休無息。雖曰有福。其實未能受享。徒有虛名而已。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那老人聞言。哈哈大笑曰：你既知道。逍遙自在是福。清靜無爲是福。怎不學逍遙自在。怎不學清靜無爲。孫淵貞曰：非不學也。不得其法也。欲逍遙而不得逍遙。欲清靜而不得清靜。那老人曰：只要你肯學。我不妨教你。孫淵貞曰：既你老人家肯發心教我。我們後花園內。

有座邀月軒。甚是清靜。請你老人家到裏面住下。
。我們好來學習。老人點頭應允。
說話投機古今通。先生今日遇知音。
知音說與知音聽。彼此原來一樣心。

且說老人聞淵貞之言。心中甚喜。點頭應允。馬
員外即叫家人馬興將後花園邀月軒打整潔淨。安
設床帳被褥。桌椅板櫈。一應俱齊。即請老人入
內安身。又撥一個家僮。名叫珍娃。掇茶遞水。
早晚送飯。又說馬員外對孫淵貞曰：我們同那老
人講了半日話。未知他姓名。我去問來。孫娘子
說：大恩不謝。大德不名。止可以禮相遇。何必
定知其名。祇呼爲老先生。便是通稱。馬員外不
信。定要去問。孫淵貞攔擋不住。只得由他去問。

。馬員外來到後花園邀月軒。見老人在榻上打坐。
。馬員外走攏跟前。說道：敢問你老人家高姓尊
名。家住何方。爲甚到此。一連問了幾遍。老人
圓睜雙目。高聲答曰：我叫王重陽。家住在陝西
。千里不辭勞。爲汝到這裡。

馬員外聞言吃了一驚。說道：老先生原來爲我纔
到這裏。王重陽拍手大笑曰：咱咱正是爲你纔到
這裡。馬員外又問老先生爲我到這裏。到底爲何
。王重陽曰：到這裏爲你那萬貫家財。馬員外聽
了這句話。又好笑。又好氣。老着嘴臉。抵他一
句說：你爲我這萬貫家財。難道說你想要嗎。王
重陽答曰：我不要。我便不來。這兩句回言。氣
得馬員外面如土色。急自出去。

先生說話令人驚世上未聞這事情
平白要人財與產其中道理實難明

且說馬員外出出了邀月軒。邊走邊想。自言自語。
這老兒好莫來頭。動不動便想別人的家財。虧他
說唇來。連小孩都不如。還有甚麼道德。回到上
房坐下。默默不語。孫淵貞見他臉色不對。必定
又受了那老人的話。遂笑而言曰：我叫你莫去問
。你却不信。定要去問。總是你問得不合理。被
老先生言語沖突了。須要放大量些。不要學那小
家子見識。馬員外聞淵貞之言。顏色稍和。遂對
淵貞曰：我想那老兒是有德行的人。誰知是一個
貪財鬼。孫淵貞問道：怎見得他是貪財之人。馬
員外便把王重陽要家財之言。說了一遍。孫淵貞

聽畢說道：王老先生要你家財。必有緣故。你怎不問個明白。嘗言道：千年田地八百主。這財產是天地至公之物。不過假手於人。會用的受享幾十年。或幾輩人。不會用的。如雨打殘花。風捲殘雲。隨到手隨就化散了。又到別人手裏。所以說財爲天下公物。輪流更轉。周流不息。貧的又富。而富的又貧。那有百世的主人翁。千年的看財奴。

萬貫家財何足誇
誰能保守永無差
財爲天下至公物
豈可千年守着他

且說孫淵貞勸丈夫馬鈺曰：王老先生要我們這家財。必有原因。只要他說得合理。無妨相送於他。況我們無兒無女。這家財終久要落在別人手裏。

。話未說完。馬員外笑口：娘子說得好容易。我先輩祖人從陝西搬到山東。受盡千辛萬苦。掙下這一分家產。我雖不才。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與人。況且我們夫妻纔半世年紀。若將家財捨與別人。我們這下半世又如何度日。又喫啥穿啥。豈不誤了大事。孫淵貞曰：枉自你是個男兒漢。却這般沒見識。我們把家財送與他。是求他長生之道。既有了道。便修成了神仙。要這家財何用。又曰：一子成仙。九祖超昇。怎麼對不過先祖。看來這一個道字。比你萬貫家財值價多。

金銀財寶等恆河
財寶雖多終用盡
道功萬古不消磨
不及道功值價多

且說馬員外聽了孫淵貞之言。說道：娘子之言。非爲不美。倘若修不成仙。豈不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孫淵貞曰：人要有恆心。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何況學神仙乎。有志者事竟成。無志者終不就。只在有恆無恆。有志無志。嘗言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專。只要專心專意做去。自然如求如願得來。歷代仙佛。那一個不是凡人修成。難道生下地來。便是神仙麼。馬員外聞言點頭稱善。

到了次日。到邀月軒來見王重陽說道：老先生昨日說要我這分家財。但不知老先生要這些錢財以作何用。重陽先生正色而言曰：我意欲廣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在此修行辦道。將你這些錢財拏

來。與他們養一養性。護一護道。使他們外無所
累。內有所養。來時安。安樂樂。去時歡。歡喜喜。
重陽先生將這真情對馬員外說了。馬員外聞聽此
言。心中方纔悅服。但不知把家財捨與不捨。且
聽下回分解。

能做捨己從人事。方算超凡大聖人。

孫淵貞
 勸夫
 捨家財
 馬文魁
 受賂
 通權變
 子桓



七
 真
 傳

四
 一

第六回 孫淵貞勸夫捨家財 馬文魁受賂通權

變

萬法皆空何所求 借財護道養真修
暫將此物通權變 他日依然一概丟

話說重陽先生將借財護道招集修行人之言。對馬
鈺說明。馬員外悅服。向先生言曰：你老人家如
此說來。是個大有道德之人。我與拙荆孫氏。都
願拜你老人家爲師。不知先生意下如何。重陽曰
：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我則無可無不可。但必
須先捨家財。而後傳汝至道。可使一心一意。免
得常牽常掛。馬員外曰：你老人家要用銀錢。只
管去用。我並不吝惜。又何必捨。王重陽曰：不
捨終是你的。我不得自由自便。馬員外曰：田地

在外。銀錢在內。我去將契約賬據呈上來。交與
老人家。便是捨也。重陽先生曰：契約姑存汝處
。只須請憑族長。立一紙捨約。便可爲據。馬員
外變喜爲憂。辭了先生。轉回上房。將重陽之言
。對孫淵貞說知。又曰：依我看來此事不妥。淵
貞曰：怎見得不妥。馬員外曰：難道娘子。不知
我們這族內人之心麼。淵貞曰：人各有心。焉能
盡知。馬員外曰：我們這族內之人。見我們夫妻
乏嗣無後。一個個都想分絕業。只等我兩口兒一
死。這家財田地。俱歸他們了。焉肯叫我把家財
捨與別人。我故曰不妥。孫淵貞曰：這也不難。
你明日請幾位得力的族長來商量一商量。他們若
依從便罷。若不應允。你可如此如此。他們定然
樂從。包你此事成就也。馬員外聽了笑道：娘子

果有才情。這事多半能成。即喚馬興去請族長。准於明日午前取齊。馬興去請族長。自不必題。到了次日。族長來至。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與其下輩的子侄。都默想有席棹來喫喝。當下這些人到廳內。分班輩坐下。有一位倫輩最高的。名叫馬隆。是個貢生。當時馬隆問馬鈺曰：你今請我們來。有何話說。馬鈺說：孫兒近年以來常患啾啾。三天莫得兩天好。一人難理百人事。更兼你那孫兒媳婦。屢害老昏。難以管事。今有陝西過來一位王老先生。是個忠厚人。是我留在家中。我意欲將家園付與他料理。我同妻子喫碗閒飯。他說好便好。要我請憑族長與他出一張捨約。因此我纔請各位尊長到來商量。就出一張捨約。

與他罷。馬員外話纔住口。惱了一位堂兄。名叫馬銘。這馬銘站起身來。指着馬鈺說道：你痴了嗎。憨了嗎。胡言亂語。祖宗基業。只可保守。那有捨與別人之理。你受了誰人籠哄。入了恁般圈套。說出這不沾因的話來。馬員外自知其理不合。見他作惱。不敢再言。

有個堂叔馬文魁。是位儒學生員。又有個堂兄馬釗。是位國子監太學生。這兩位縉紳。是馬族中兩個出色的人才。凡有大小事務。全憑他二人安頓。或可或不可。只在一言開消。這馬文魁是有權變之人。當時見馬銘搶白馬鈺。隨口接着說：是不要埋怨他。我們這員外是個老實人。埋怨他無益。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來。待我問他一問。

看他是何原故。說畢。即叫馬興去喚來。馬興去不多時。即將老先生請到廳前。他也不與別人見禮。別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裏。馬銘一見大笑曰：我想是那一個王老先生。却原來是那討吃的孤老。馬文魁對重陽先生曰：你這老漢在我們地方上乞討數年。未聞你有何能爲。不知我家員外看上你那一宗。把你接在家中。有穿有喫。足之夠矣。就該安分守己過活時日。以終餘年。爲何蒙哄我姪子。叫他把家財捨與你。你五六十歲的人。未必全不懂事。天下那有這道理說出唇來。豈不怕人恥笑。

馬文魁說畢。重陽先生答曰：我生平莫得能爲。不過是窮怕了。故叫他把這家財讓與我。等我過

幾年快活日子。管他們恥笑不恥笑。話未畢。有馬富馬貴跳過來。向著重陽先生面上啐了幾啐說：我把你這不要臉的老兒。歪嘴丫頭想戴鳳冠。黃鼠狼想吃天鵝肉。枉自你活了幾十歲。說這不害羞的話。令人可惱。馬富對馬貴說：我們休得嚷鬧。只把他逐出莊去。便是好主意。說罷。要來挪扯。只見馬釗前來擋住說：不必趕他。念他是個孤老。我們員外既留他。儘他去罷。只不許員外捨業就是了。馬富馬貴方不動手。馬員外向馬貢生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只見馬隆對衆人說：是你們這些娃娃子不消鬧嚷。各人回去罷。我自有個定妥。我不叫他捨。他焉敢捨。這個老貢生是馬族中一個總老輩子。誰敢不從。於是各自歸家。

馬員外暗將馬隆馬文魁馬釗三人留下。請到書屋坐下。款以酒食。老貢生坐在上頭。馬秀才下首相陪。馬監生在左。馬員外在右。方纔坐下。即有家人小子傳盃遞碗。把盞提壺。美味佳餚。自不必說。酒過三巡。馬員外站起身來說道：三祖二叔大哥俱在此。我馬鈺有樁心事。要與三祖和二叔商量一商量。馬秀才曰：你有啥話。只管說來。我們大家揣摩。馬員外說：我豈當真把家資捨與王重陽麼。不過暫叫他與我看守幾年。我得清閒一清閒。馬釗曰：叫他看守倒不要緊。又何必立甚麼捨約。馬員外曰：大哥不知。這無非一時權變。欲使他真心實意與我看守。我也得放心。他也可不怠。馬文魁曰：你這道理。我却不明

白。你可慢慢說與我聽。馬員外曰：二叔聽小姪說來。只因小姪多病。你那姪媳亦屢患頭昏。難以料理事務。久欲尋一個忠厚老實的人。替我經管。幸得天從人願。來了這位王老先生。是個極忠厚老實之人。我有心把家園付與他料理。因此對他說。你好好的把這家務經營。要當成自己的家園一樣。不可三心二意。那老先生不會聽話。他即問我曰：你叫我將這家財。當成我自己的。一樣。難道你把這家財捨與我不成。我見他說這痴話。我便隨他這痴話答曰：捨與你就捨與你。有啥來頭。明明是一句戲言。他却信以為實。要我請憑族長與他立一紙捨約。我想他是一個孤人。又無三親六眷、親戚朋友。便捨與他。他也盤不到何處去。況且上了幾歲。又能再活幾年。就與

他立張紙約。且圖他一個喜歡。等他好替我專心專意經理。我却享享清閒。養養疾病。他死之後。家財仍歸於我。有何損傷。望二叔與我作主。成全此事。

馬秀才曰：族內人衆。我也作不了主。可問你三祖爺。看是如何。馬文魁話未說畢。老貢生馬隆搖首曰：我一輩不管二輩。我也作不了主。看馬釗如何說話。馬監生曰：有族長在前。我焉敢自專。馬員外曉得空口說空話不行。即進內去。取了一種寶貝出來。在他們眼睛上一幌。便把他們迷住了。由不得他不作主。你道這個甚麼寶貝。

白森森又硬又堅。明幌幌有圓有方。有了他百事可做。莫得他萬般無緣。

且說馬員外將這寶貝與他三人。各獻了些。他們得了這寶貝。眼睛都笑合了縫。不得不轉口過來。馬貢生即對馬秀才曰：馬鈺適纔講得明白。不過借捨約拴那老兒的心。使他好專心照理家務。也是無礙之事。馬秀才曰：雖然權變一時。必須大家湊力。馬監生曰：只要三祖爺與二叔父肯作主。那些人自有我去安服他們。馬文魁曰：自不然。我與你三祖爺兩個作主。但不知你怎麼樣安服衆人。馬釗向他耳邊說了幾句。馬文魁喜曰：妙妙。如此說去。何愁他們不服。當時起身對馬鈺說：你只管放心。包你能成。但不知這捨約怎樣立法。且看下回分解。何愁捨約立不成

賄族長
馬銛
立捨約
談玄
功重陽
傳真
修子板



七
真
傳



四
九

第七回 賄族長馬鈺立捨約 談玄功重陽傳全

真

流水迅速莫磋跎 名利牽纏似網羅
萬丈懸岩撒手去 一絲不掛自無魔

話說馬員外用了孫淵貞之言。將族內三個當事人賄賂通了。馬文魁遂使馬釗對族中人言曰：馬鈺說捨家財之事。纔是一計。衆族人問曰：是一啥計。馬釗答：以留虎守山之計。衆族人又問：用此計。是個甚麼心事。馬釗曰：馬鈺要想樂清閒。故留那老兒做箇看財奴。衆族人又問：怎見得留他做看財奴。馬釗曰：馬鈺見那老兒是個忠厚人。要留他料理家園。又恐他不肯用心。故假說把家財捨與他。他便認以爲真。要索捨約。馬鈺

想不與他立紙捨約。又恐他不肯用心看守。故此邀約我們做個見證。就與他寫張文約。拴著他的心。使他實心實意看守。豈不是留虎守山麼。衆族人曰：捨與他就是他的了。他焉得不看守。馬釗曰：他分毫都拏不去。怎麼說是他的。衆族人曰：怎見得他分毫拏不去。馬釗曰：他是遠方來的一箇孤老。莫得親人。又若大年紀。喫不了好多。穿不了好多。眼睛一閉。空手來時空手去。原業仍歸舊主人。那老兒白白替人看守一場。豈不是看財奴。

衆族人聞言俱笑。馬釗又以利誘之曰：那老兒死後。家財仍歸馬鈺。馬鈺乏嗣無後。何愁不落在我們子姪手內。如今順水流舟。做一個假人情。

滿他一箇心願。我看那老先生也是有情有義的人。我們把此事作成。日後有少長缺短。也好與他借貸。所以說當面留一線。過後好相見。衆族人聞馬釗之言。俱皆樂從。言語原來不在多。片言都可息風波。若非受賄了私事。總有好言也。錯訛

話說馬釗見衆族人應允了。約於明日取齊。到了次日。衆族人來到馬員外家中。見老貢生馬隆陪着王重陽先生坐在廳上。說說笑笑。指手畫脚。談天論地。親熱不了。馬文魁吩咐馬員外多辦席桌。安排酒餚。見族人俱來齊。即開言說道：族中長幼尊卑人等。俱已在此。今有馬鈺願將家財捨與王重陽老先生。不知你們依從不依從。這些

人都是馬釗說對了的。那一個不依允。當下齊聲應曰：我們俱已願從。並無異言。馬文魁即叫馬鈺寫了捨約。拏來唸與衆人聽。馬文魁揭著。使馬釗唸曰：

立出捨約人馬鈺。今將祖父所遺家園田產房屋銀錢貨物。家人小子僕婦使女家具器用使物等件。一并捨與王重陽老先生名下管業。任其自由自便。馬姓族內人等。並無異言。馬鈺自捨之後。亦不得退悔。恐口無憑。立約爲據。族長馬隆、馬文魁、馬文賢、馬文德、馬文玉。在證人馬釗、馬銘、馬鑑、馬鎮。立捨約人馬鈺是實。

馬釗將捨約唸畢。仍交與馬鈺。馬鈺雙手呈與重陽先生。先生接了。即吩咐開席。大塊子肉。大盃酒。儘他們吃個醉飽。方纔散去。詩人讀至此處。有詩單道馬鈺當年捨業勇決。故此成道亦快。詩曰。

家財捨盡慕修行
一物不留慾怎生
此日早將妄念了
他年故得道先成

且說馬員外見族人散去。方入內房。謝淵貞曰：若非娘子教我如此如此。焉能將此事做得成。孫淵貞笑曰：凡事順理做去。無不成也。馬員外說：成到成了。我們求道之事。又怎樣去求。孫淵貞曰：求道之事。須緩緩進步。待先生養息幾日。我們同去拜師。馬員外連聲稱妙。

不提馬員外與孫淵貞商量求道之事。又說王重陽先生。一心召集天下修行之人。在此修真養性。猶恐四鄰捏造謠言。滋生事端。免不得先要施些惠澤。使人人懷惠。箇箇沾恩。方爲我用。於是廣行方便。多施仁德。或錢或米。不時周濟貧窮與鰥寡孤獨之人。馬家族內有少長短缺之事。必幫湊一二。男不能婚者。必使之婚。女不能嫁者。必使之嫁。凡有疾病喪葬。無不周全。有借貸不還者。也不尋人討索。正應馬釗說他有仁有義之言。故此內外肅靜。上下相安。任隨先生召集多人。在此講道談玄。再無閑言閑語。有頭有腦。全始全終。皆施惠於人之力也。凡爲人上者。或富貴之家。勿以慳吝居心。而不施惠於人矣。

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曰。

慳吝居心事不成。閑言閑語隨時生。
若非王祖能施惠。焉得連年享太平。

且說王重陽先生既施惠於外。又經營於內。乃創
建十餘座茅庵於後花園之側。以備修行人養靜之
所。諸事以妥。先生即移在當中一座茅庵悟功。
一日馬鈺同淵貞夫妻二人來到茅庵。雙雙跪下。
向先生求道。重陽先生曰。道者覺路也。使人歸
於覺路而出迷途也。然必由淺入深。以小致大。
依次序做去。方可有功。但凡學道者先要煉性。
蓋性本先天之物。必須將他煉得圓陀陀。光灼灼
。方爲妙用。夫性與情。連性情發動。如龍虎之
猖狂。若不煉之。使其降伏。焉能去其猖狂而歸

於虛無也。煉性之道。要混沌混沌。不識不知。無人無我。煉之方得入法。降龍伏虎之道既行。又必鎖心猿而栓意馬。所謂心猿意馬者。心如猿猴之狡。意如烈馬之馳。故必栓之鎖之。使猿無所施其狡。馬無所逞其馳。使歸於靜定。靜定之功。能奪天地造化。陰陽妙理。能靜則萬慮俱消。能定則一念不萌。順而行之爲凡。逆而行之爲仙。要使心內無一毫雜念。莫一點障礙。空空洞洞。不着一物。杳杳冥冥。莫得一絲。所謂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此乃道之大畧。更有深奧不可名狀。只可心領意會。待汝進步之後。吾必與汝指點。馬鈺更取道號丹陽。孫淵貞更取道號不二。是永無二心之意。

道號取畢。馬丹陽、孫不二同齊拜謝了師傅。轉歸內房。孫不二對馬丹陽曰：未拜師。學道之前是夫妻。如今同拜師傅。習學妙道。是爲道友。我稱你爲師兄。你呼我作道友。再者學道之人要絕恩愛。必要分房另居。不得你私自到我這裏來。我也不私到你那裏去。有事商量。可命使女往來兩下相請。同到前廳議敘。馬丹陽曰：憑在於你。我無不可。你能真心。我也能實意。便一年半載不到你房裏來。也是無妨。丹陽說畢。即叫馬興來抱了毡氈被褥。在前面廂房鋪設床帳。馬丹陽辭了孫不二。來到廂房安身。後人有詩言他夫妻分房勇決。故成道亦易。大道原來不戀情。且看馬祖當年事。夫妻分房意最誠。

且說孫不二自與馬丹陽分房之後。不覺半月。一日喚使女來請馬丹陽同去茅庵問道。馬丹陽即離了廂房。來會孫不二。兩人同到茅庵叅見先生問曰：師傅昨言性是先天之物。敢問先天何所似。重陽先生曰：先天者渾沌一氣也。無色無聲。不識不知。有何所似。有言似者。便非先天也。似之一字。便失妙諦。不可以似言之。但言先天有所似。即着於相也。一着於相。便失先天之體。人言先天在這裏。這裏已屬於不是。人言先天在那裏。那裏也非先天義。說來說去無一物。即將一字來擬議。休說一字是先天。一字原來也不是。你今欲知先天理。筆下與你判詳細。重陽先生說罷。提筆在手。要判先天妙諦。不知怎樣判法

。且看下回分解。

性本先天最靈物

能煉真性即先天

談先天真
一妙理
除魔根不
二法門



子桓



七
真
傳

五
七

第八回 談先天貞一妙理 除魔根不二法門

心外求仙路就差 水中月影鏡中花
先天妙理君知否 只在一心便可誇

話說重陽先生對丹陽、孫不二曰：性本先天之物。
○圓陀陀、光灼灼。雖有其名而無其形。不識不
知。難畫難描。有何所似。吾今爲汝等勉強圖個
形像。汝當自識。先生說罷。即取筆在手。向紅
漆橈兒上。先畫了一箇圈圈。○後又畫一箇圈圈
。於圈圈之內。點了一點。⊙畫畢。即向馬丹陽
、孫不二曰：汝二人可識此義理麼。馬丹陽與孫
不二齊聲答曰：弟子等心性愚昧。不能識此義理
。望師傅指示。

重陽先生曰：頭一個圈兒。是渾渾沌沌。天地未分。日月未判之象。名曰無極。無而生有。故於圈內生出一點。是名太極。這一點生天生地生萬物。這先天由太極而生。這一點即爲一氣。故曰先天一氣。這性從先天而發。發於未有其身之前。著於已沒其身之後。這一點靈性。是不生不滅之根。故曰靈根。這靈根無人。不有。只是凡人自昧耳。自昧者自迷耳。自迷本性。遂使妄念齊生。邪侈隨念而入。永失先天。不聞大道也。苦海無邊。何所是岸。嗟乎。悟道者無幾人。行者少實參。先天隨處皆可驗。莫以人心問先天。若以人心問於先天。先天原不可得。將道心問於先天。先天即在目前。人心者即一心暗昧貪求之心也。道心者即天良發現之心也。天良既發現。先天

不求而自得也。又要却病。却病者非却風寒暑熱之病。要却貪嗔痴愛之病。此病一却。百病不生。可以延年益算。可以成佛作仙。爲聖爲賢。今將這一部工夫傳於汝等。當勉而行之。

除病之道。要除病根。尋着其根。病不難除也。其病多半從貪嗔痴愛得來。又由酒色財氣所致。是故修行之人。必先除酒色財氣。去其外感。後絕貪嗔痴愛。去其內傷。病根自拔。病體自癒。然後大道可修。長生可得。

今指酒字而言。有人知酒之爲害於道也。誓必除之。及見酒猶津津以戒自持。或因人勸。或見人行令。而遂有欲飲之意。本不曾飲。而此

意一起。即如飲也。此乃酒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方能拔淨其根。有人知色之爲害於道者。誓必除之。及見色猶念念以戒自持。或嬌姿獻媚。窈窕呈情。而心意頗動。遂有羨慕之情。本不曾通。而此情一起。即如通也。此乃色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情之時除之。方可盡去其根。可見酒色之病根。皆藏於心意之間。欲去病根之道。先正其心。後誠其意。而病根自斷也。其病根之不斷者。由心意之未正也。心意未正。偶發一念。雖不曾飲。而此意已欲飲也。雖不曾通。而此情已欲通也。先時原無此想。因感外而動內。猶水中之月。岸石激水。水動則月亦與俱動。雖

無其實。而形影已搖也。真道不可得也。欲求斷根之法。儒有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見如不見。聞如未聞。釋有忘人、忘我、忘衆生之語。道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說。此皆可以鋤酒色之病根也。

至於財字難言矣。有因道緣未就。而暫作計較者。有因身家甚窮。而姑求生活者。其勢不得不然。尚有畧迹原心之例。其餘若講門面者。有講聲勢赫奕。衣服飲食者。有講田園廬舍者。以及奇技巧淫者。常在名場利藪中打擾。屢於算盤斗秤內苛求。既欲求名求利。又欲成仙成佛。這個樣兒也來學道。豈不可笑。

至於氣字。人人未平。剛氣誰人有。正氣誰人
養。不過使一切浮氣、躁氣、血氣、俗氣。或
於貌上流露。或於言中爭勝。或於事中爭強。
或於忿中逞雄。認氣不認理。安有浩然之氣哉
。如此等人。也來學道。豈不可笑。此等病根
。欲求斷絕之法。儒曰。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
雲。又曰。持其志勿暴其氣。釋曰。不受福德
。得成於忍。道曰。悉破慳貪。慈心下氣。此
皆可以除財氣之病根也。
以上四端。欲斬斷病根。必正其心念。儒在乎
醒。釋在乎覺。道在乎悟。能醒、能覺、能悟
。則天下事看得透徹也。

重陽先生說除病之理已畢。馬丹陽、孫不二又問打坐之工。如何用法。重陽先生曰：靜坐忘情。止念心死神活。厚鋪坐褥。寬解衣帶。於子時向東微微盤膝打坐。握固端身。叩齒嚥津。舌抵上腭。耳以反聽。微開其目。以垂眼簾。以神光返照於臍下。故曰玄關。靜坐之工。須止妄念。有一毫妄念。則神不純陽。而功難成也。又要忘情。情不忘則心緒不寧。道亦難成也。厚鋪坐褥者。使可耐坐而身不倦也。寬衣鬆帶者。使氣得以行往也。子時者乃陽氣發生之時也。而向東者取生氣也。盤膝而坐者。收養神氣也。握固者。即拳手以兩拇指掐第三指。爲忘形也。端身直脊者。使兩間通達而氣不擁塞也。唇齒相

叩。使重樓無耗氣之患。口乃氣竅。口開則氣散。故宜閉之耳。返聽者。耳通精竅。逐於音聲。故返聽而不聞。微開目者。使不坐於黑暗也。目爲神竅。目傷於色。神從色散。全開則神露。全閉則神暗。故半垂簾也。目光自玄宮返照於臍下。猶天之日月光明而生萬物也。寡言語以聚氣。使氣不漏於口。絕音聲以養精。使精不漏於耳。空色相以凝神。使神不漏於目。故謂之無漏真人也。

重陽先生講道已畢。又曰：此乃打坐之工。入德之門矣。不可視爲虛妄。汝等當勤而行之。自有應效。休得懈怠。自誤前程。先生說罷。又格外指撥一番。馬丹陽、孫不二默會其意。辭了先生。

。各歸原處。依法行持。漸有應效。以爲道止於斯。再不到茅庵叩求精微。只按照這一點工夫。儘做過了月餘。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只見重陽先生走進來。馬丹陽起身接入。先生坐下語丹陽曰：大道無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要使貫通萬化。不可執其一端。要誠心向道。真心改過。方可有益於身心也。

道不向不成。一時一刻。不離本體。一言一動。必由寸衷。惺惺不昧。念念皆仁。此真向道也。過不改不除。如病在私。則以公心去其私。病在欲。則以理心去其欲。病在偏。則以中心去其偏。病在傲。則以和心去其傲。凡病在此處。即於此處治病。求功如此。隨起隨覺。隨覺隨掃。隨

掃隨滅。自然心中和如春風。朗如星月。闊如天地。靜如山嶽。漸漸氣滿溢。默運乎一元。充周乎四體。不知不覺之間。而大道成也。

不提王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談道。又說孫不二獨自一人正在房內打坐用工。忽見王重陽先生掀開門簾。走進房來。孫不二猛着一驚。慌忙站起身。正要開言問他。只見先生笑而言曰：道理精微。道法無邊。一體貫通。萬派朝宗。要活活潑潑做來。自自然然行去。方爲有功。如你這冷冷浸浸。孤孤單單。坐在這裏。總是無益。豈不知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似你這樣死坐。使陰陽不能相通。怎能懷胎。怎能產嬰兒。我與你講。若要這一個不離那個。你若要那個。依然不離這個。

王重陽先生幾個這個那個。把一個孫娘子說得滿臉通紅。羞愧難當。氣得渾身打戰。急忙掀開門簾。跑出外面。到堂前坐下。即喚使女秋香快去請員外來。秋香見主母如此作怒。不敢遲慢。忙到前廂來請馬員外。丹陽正陪著重陽先生講說妙道。忽見秋香慌慌張張走進來。對馬員外曰：不知主母因何發怒。坐在堂前。叫奴婢來請家爺。有話要說。馬丹陽即辭先生曰：師傅寬坐一時。弟子去便來。重陽先生將頭點了一點說。你去你去。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不知這箇那箇理故起這樣那樣心

王重陽分
身化度
孫不二念
怒首師



子桓



七
真
傳

六
五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

吾度衆生授真傳 無無有有口難宣
明知大道非遙遠 人不專心便失緣

話說馬丹陽聞秋香之言。說孫娘子在堂前怒而不息。要請員外去有話言。馬丹陽即與先生說：是我孫道友。不知因何煩惱。要弟子前去敘話。老師傅。你寬坐一時。弟子去了。頃刻就要轉來奉陪。王重陽先生笑曰：你去你去。馬丹陽離了前廂。來到堂中。見孫不二滿臉通紅。怒不可當。馬丹陽陪作笑容。問孫不二曰：孫道友因何發惱。莫非家人小子冒犯於你。當主人須要放大量些。不必與他們計較。孫不二曰：師兄有所不知。我們把王重陽當個有道之人。誰知那老兒大不正

經。適纔到我睡房內。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實是惱人。這道不學了罷。馬丹陽問曰：師傅幾時到你房中來。孫不二曰：適纔。馬丹陽曰：這便謊言也。先生從早到我屋裏講道。寸步未移。我也未曾離左右。師傅現在我屋裏。秋香來請我之時。也曾看見。你若不信。問秋香便知。

孫不二未及開言。秋香說道：我去請家爺之時。王老先生正在講天論地。說得津津有味。家爺同我走後。不知還在那裏不在。孫不二聽罷。低頭不語。馬丹陽恐先生在廂房久候。也不與孫不二再言。急自轉回廂房去了。且說孫不二悶着一肚子氣。只望請馬丹陽出來。把先生數說一番。出一出氣。誰知反落沒趣。悶悶不樂。也回去了。內

房。又月餘。馬丹陽親至茅庵與先生問道。重陽先生曰：爾且坐下。吾當語汝。乃浩然嘆曰。嗟乎。世之修道者。或在事上修。或在貌上修。或在口上修。皆失之遠矣。於道原無分毫。又有從耳月上修。肚腹上修。恭敬上修。一切有爲之法。皆非道也。有失真道之體。不可謂之道也。其形流露。不可盡言。有近於旁門者。有假託修煉者。有浮華重而鎮靜少者。有心志切而力量弱者。皆各有病。病在這個太輕。病在那個太重。都未由中自然做去。故樂在此而憂在彼。進一寸而退一丈。未有大道之妙趣。而實不知也。總之人心不滅。道心不徹。人心不滅者。未看淡俗情。衣服恐其不華麗。飲食恐其不鮮美。聲名恐其

不彰揚。才華恐其不顯露。銀錢貨物恐其不多。田園屋宇恐其不廣。一切不能看淡而有求福之心。時而有欲安之意。時而有貧苦之嘆。時而有奢侈之思。滿腔私欲。此即所謂人心也。不滅者。不能看淡世俗使之去也。凡人皆具真性。是有造之道器。可成之根基。却因不能看淡世俗。而使道心不徹也。所謂道心者。有也淡、無也淡、美也淡、醜也淡、得也淡、失也淡、毀也淡、譽也淡、生也淡、死也淡。能看淡一切。便是道心。此心用來修道。而道可成。用來降魔。而魔自消也。修道者。可不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耶。但願人人皆發道心而成正果也。

不表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論道。又言孫不二自那日
在堂前。被馬丹陽幾句話。說得他默默無言。回
在房內。心中不服。若說在做夢。又未曾睡。夢
從何來。況且明明白白見他進來。言語歷歷在耳
。爲何又說他在廂屋。並未移動。令人揣摩不出
。是何緣故。正在猜疑之際。又見王重陽先生揭
起簾子。笑嘻嘻闖進來說：大道不分男和女。離
了陰陽道不成。孫不二讓他入內坐下。自己却退
在門根前站下。開言問曰：先生不在茅庵打坐。
來在閨閣何事。重陽先生曰：因你背了造化爐。
靜坐孤修氣轉枯。女子無夫爲怨女。男子無妻是
曠夫。我今明明對你講。一陰一陽不可無。陰陽
配合是正理。黃婆勸飲手提壺。西家女。東家郎
。彼此和好兩相當。只因黃婆爲媒證。配合夫婦

入洞房。二八相當歸交感。結成胎孕在身傍。十月工夫溫養足。產個嬰兒比人強。你今依我這樣做。立到天宮朝玉皇。孫不二聽了這話。也不回言。竟出門外。將兩扇房門挪來倒扣了。一心要踐前言對質來尋馬丹陽。見廂房門關着。問家僕馬興。馬興說員外往茅庵去了。孫不二聞此言。即向茅庵走來。

且說馬丹陽正在茅庵陪着王重陽先生講道。先生正說到人心要淡。道心要真之處。忽哈哈大笑。對丹陽曰：你快去。有人尋你來了。馬丹陽聞先生之言。恐是有客來到。即辭了先生。出得茅庵。往前廳走。正與孫不二劈頭一碰。孫不二一手將他衣服拉着說：你去看。馬丹陽問曰：去看甚

麼。孫不二曰：你且莫問。去一看。自然明白。馬丹陽只得隨她一直來到內房門首。孫不二將扣扯開。叫馬丹陽進去看來。馬丹陽不知是何緣故。只得走入內去。四下一望。床帳鋪設如舊。箱笥仍如原樣。除桌椅之外。並無別物。遂問孫不二曰：你叫我進來看啥。孫不二曰：看你師傅。馬丹陽曰：師傅在茅庵與我講道。那裏又有甚麼師傅。孫不二不信。親自進來。掀帳揭被。床底床後。到處尋遍。杳無蹤影。口中不住說是奇怪奇怪。馬丹陽曰：有何奇怪之有。這是你道念不純。着了魔也。孫不二曰：師兄說在那裏去了。我生平無雜念。一心好靜。豈有着魔之理。師傅兩次。到我房內來。形容宛然在目。聲音宛然在耳。言語歷歷可記。豈是着魔。馬丹陽曰：先生

說了些甚麼言語。你可告訴我。孫不二遂將重陽先生兩次入房內。說的那些言語。對馬丹陽說了一遍。馬丹陽哈哈大笑。說是：孫道友。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回却迷了。孫不二曰：怎麼是我迷了。

馬丹陽曰：學道之人。要虛心下氣。不恥下問。方是得一步進一步。一步高似一步。積絲累寸。積寸累尺。積尺累丈。以十成千。以千成萬。道之妙處。不以數計。故曰道妙無窮。你今畧得了一點玄功。以為道止於此。每日死死守着。你這間房子。灰心枯坐。不明陰陽之理。不識造化之機。也不去師傅跟前領教。礙以男女之別。遂起人我之見。先生見你死守此法。終不能了道。想

親身來指示你。也是妨於嫌疑。故此陽神出現。分身化度。先生屢對我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離了陰陽道不成。這陰陽是陽火陰符之陰陽也。非謂男婚女嫁、治世之陰陽也。這個是言如此妙理。惜妳不悟。那個是言這般玄機。嘆汝不識。獨陽不長者。陽屬火。火多必躁。不能成丹。孤陰不生者。陰生水。水多必溢。不能成丹。此孤陰獨陽者。比譬水火不能濟也。總而言之。修道之人。要水火相濟。陰陽貫通。方可還丹。說你背了造化爐者。明說你不明真陰真陽之理也。曠夫怨女。亦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義也。故明與你講學道之人。不可無此陰陽。此陰陽者乃還丹之妙用。黃婆者真意也。以真意會通陰陽。如提壺歡飲良美矣。真意屬土。土色黃。故喻之爲婆。西

家女金也。金旺於西。故曰西家。東家郎木也。木旺於東。故曰東家。兩相當。二八。一斤之數也。金非木之子不剋。木非金之子不生。於陰陽造化。五行生剋之理也。修道者必以意會通。如媒之說合兩家。使金木相逢。兩無間隔。如夫妻之好。洞房者丹庭也。使金木歸於丹庭。金者魄也。木者魂也。聚此魂魄於一處。戀戀不捨。依依相偎。魂不離魄。魄不離魂。似夫妻一般。兩下相當。汞也是八兩。鉛也是八兩。交感是結丹之處。是言魂魄相依精氣。若有所感。凝結其中。如懷胎也。十月者。十爲數足。溫養者。火候也。此言精氣凝結。以火候煅煉成丹。足乃圓滿之謂。工程圓滿。嬰兒降生。嬰兒是真氣所化之神也。此神從泥丸宮出來。上朝金闕而爲真人。豈

不是神仙麼。丹陽說畢。孫不二大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講三乘演說全真理
損面容甘醜作
人子桓 陋



七
真
傳



七
三

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道 損面容甘作醜陋

人

既得真傳道可修三乘妙法任君求
淵貞當日毀容面換得金身萬古秋

話說孫不二聽了馬丹陽之言。是當頭一棒。打破
迷網。恍然大悟。如夢中驚醒。嘆曰。若非師兄
之言。險些誤了大事。我平日比師兄穎悟些。怎
麼學起道來。就不如你。馬丹陽曰。非是你不及
我。只因你不去領教。故不如我也。所以說聰明
反被聰明誤。許多聰明誤自身。天下事只有學而
知之。生而知之者能幾人也。孫不二謝曰。謹遵
師訓。從今後當虛心領教。馬丹陽大悅。自回廂
屋去了。過了數日。要到母舅家去祝壽。將禮物

辦齊。與先生說明。又邀孫不二同行。孫不二推病不去。馬丹陽只得命家僮攜上禮物。自己跨上黑驢。望母舅家去了。不表丹陽出外。又說孫不二在房內。因馬丹陽說她不肯領教。故此不明道妙。她記在心中。今見馬丹陽不在家中。衆奴僕俱在前面玩耍。她乃獨自一人。來到茅庵。見先生盤膝打坐。他便跪在面前告曰。弟子孫不二。心性愚昧。不明至理。以致兩番失誤。昨蒙師兄開示。方知前言是道。自悔不及。望師原宥。重爲指點。說罷。一連磕了幾個頭。王重陽先生曰。妳且站立。吾當與妳言。夫道有三乘。量力而行。今吾講與妳聽。看妳能學那一乘。孫不二即起來。站在旁邊。躬身聽教。

重陽先生曰：學道之人。要置生死於度外。破得一個死字。可爲不死之人。上乘者。虛無之道也。一絲不掛。一塵不染。如皓月當空。萬里無雲。只一點靈根。能奪天地之造化。可參陰陽之正理。以法煉之。可使有歸於無。以無而又生有也。能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修。此上品天仙之道也。中乘者。秉虔誠而齋戒。奉聖真以禮拜。誦天尊之聖號。諷太上之秘文。一念純真。萬慮俱清。上格穹蒼。萬靈洞鑒。靈光不滅。一點真性。直達虛無。位列仙班。此中乘之道也。夫下乘者。積功累行。廣行方便。濟人利物。多作些好事。常檢點過失。真性自可不昧。靈明原能顯著。或隱或現。與仙無異。此下乘之道也。汝自量力。願學那一乘。吾當授汝真訣。孫不二曰。弟子要

學上乘天仙之道。

重陽先生笑曰。汝心却大。恐志不堅。孫不二曰。：心却不大。而志甚堅。此身可滅。而志不可奪也。重陽先生曰。凡修道者。要得山川靈氣。故地利不可不擇焉。今東郡洛陽。靈氣正盛。應出一位真仙。若到那箇去處。修煉一十二年。可望成道。汝能去乎。孫不二曰。弟子願去。重陽先生將她看了一眼。擺了一擺頭說。去不得。去不得。孫不二曰。弟子捨死忘生。怎麼去不得。重陽先生曰。死要死得有益。若死得無益。豈不白送了性命。洛陽離此有千里之遙。一路之上。風流浪子不少。輕薄兒郎甚多。若見妳這容貌如花似玉。豈不動心。小則狂言戲謔。大則必致凌辱。

。妳乃貞烈之性。豈肯受彼穢污。必拚一死以全名節。本欲求長生。而反喪生也。我故云去不得。

孫不二聞言。沉吟半晌。也不辭先生。出了茅庵來到廚下。將煮飯的人盡皆支開。親自將火燒燃。把一罐清油傾入鍋內。待油煎滾。然後取一碗冷水在手。把臉兒朝着鍋裏。雙目緊閉。硬起心腸。把冷水傾入鍋裏。那滾油見了冷水暴起來。濺得一臉都是油點。油點着處皆燙成泡。孫不二忍著痛苦來見先生曰：弟子這個樣兒。可以去得麼。重陽先生一見拍掌笑曰：妙哉妙哉。世間也有這等大志向人。也不枉我到山東走一場。先生說罷。即將陰陽妙理。造化玄機。煉陰成陽。超

凡入聖之工。盡傳與孫不二。傳道畢。曰：大道
隱於不知不識。這不知不識工夫。又要帶幾分瘋
顛。方掩得過於人。使人不知我有工夫。不識我
有修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方可現身說法。汝
待面上油泡痊癒。速往洛陽。也不必來辭我。等
你功圓果滿之時。蟠桃會上再相見也。

先生說畢。瞑目不語。孫不二向着先生拜了幾拜
。出了茅庵。只見僕婦婢女從外進來。劈頭碰見
。駭得他們大吃一驚。若不是原樣衣服。險些認
不出來。當時齊來相問。是何緣故。孫不二說：
是我欲與重陽老先生造幾個油餅。恐你們不潔淨
。故將爾等支開。我親自動手。誤將冷水傾在滾
油內。一時躲避不及。故此滿臉都燙成泡。這是

我一時災星。不甚要緊。你們不必驚慌。各自去料理正事。勿以我爲念。說畢。竟歸內房將門掩閉。默思先生所傳的工夫。逐一做去。口訣妙言。從新演來。過了兩日。丹陽歸來。將進門。衆僕婦便將孫不二被滾油燙壞面目。對他說知。馬丹陽不勝嘆息。先到茅庵見過了先生。然後到上房來會孫不二。只見她滿臉是泡。泡已潰爛。黃水交流。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面孔。弄成一副鬼臉。馬丹陽一見。未免嗟嘆。遂叫了一聲：孫道友。妳爲何不小心。被油燙成這個樣兒。苦了妳也。話未說完。孫不二圓睜雙眼。將馬丹陽望了一望。大笑不止。走上前一手將馬丹陽揜着說：你是西王母的童兒麼。他叫你來請我去赴蟠桃大會。我今日便同你上天宮去。快走快走。說罷。就

跋上桌子。手扯窗格。要往上升之狀。忽一交跌將下來。睡在地下。呻吟不止。馬丹陽忙將她扶起。她却又哭又笑。馬丹陽見她這般光景。心中覺得有些悽慘。復至茅庵來見先生曰：我孫道友想神仙想瘋顛了。如何是好。重陽先生曰：不瘋不顛。誰做神仙。馬丹陽要再問時。先生已瞑目入靜。並不理會。馬丹陽見先生不瞅睬。只得出了茅庵。轉回廳前。悶悶不樂。

這且不提。又說孫不二一些瘋話。把馬丹陽支開了。落得清清靜靜。正好用工。做到性體圓明。甚妙不可言。心地朗然。纔識辨道有許多好處。甚是喜歡。即取菱花鏡兒一照。自己也著了一驚。照見滿臉疤痕。紅黑不一。又兼月餘。未曾梳粧。

。亂髮蓬蓬。就像一個披毛鬼。分明是鳩盤茶、活夜叉。那裏像什麼員外娘子。孫不二照罷形容。心中大喜。自謂洛陽可以去也。於是胡亂將衣衫扯破。用些鍋煤向臉上抹了一把。跑出堂前。大笑三聲。早驚動了那些使女丫鬟家人小子。一齊到來。將她圍住。孫不二見他們攏來。便往外走。衆使女來搶。孫不二即用口亂咬。有一個貼心的丫鬟。死死搶著孫不二衣服不放。被孫不二掉轉頭來。照她手上一口。咬出血來。那丫鬟將手一鬆。早被她走脫了。衆僕婦使女。見她勢頭凶猛。不敢來搶。慌忙報與員外得知。又說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忽聽外面喧嘩。忙下座來。往外觀看。只見衆僕人來報道：孫娘子瘋顛大發。跑出外去了。馬丹陽聞言。猶恐有失。急命僕

人快快去趕。自己隨後也來追趕。且說孫不二一直走出庄來。那看庄門的人也攔擋不住。他庄前庄後的人。一時認不出是孫娘子。所以被她走脫。孫不二知後面必有人來追趕。見那邊村外堆有亂草。她便闖入草內。果見馬丹陽同着家人小子僕婦使女趕來。往前去不多時。忽又轉來。仍由原路去了。孫不二在草內看得明白。見他們走遠了。方纔出來。望東南而行。白日乞討鄉村。夜晚宿在古廟。總是荒涼僻靜無人之處。大樹懸岩。能遮雨之地。若有人來問她。她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胡言亂語。又哭又笑。別人見她這個樣兒。知她是個瘋顛之人。也就不問她了。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見正人君子。

也問一問路。不上兩月。竟到洛陽。不知果能成
仙了道否。且看下回分解。
一葉扁舟游大海 萬丈波濤不着驚

降水電天
公獲法
施妙算真
人指迷

長沙邨子桓



七
真
傳

八一

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

陷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另覓船

話說孫不二自離了馬家庄。一路之上。假裝着瘋顛。行了數月。來到洛陽城外。有個破瓦窰。她便在那窰內棲身。常往縣城乞食。裝成十分瘋魔。惹得那些小兒跟到一路。瘋婆子長。瘋婆子短。所以把她喊出了名。久來久去。這城鄉內外。都曉得她是瘋顛女人。再無人來擾她。因此得安心悟道。合著重陽先生大道隱於瘋顛之言也。

又說洛陽縣有兩個出名的痞子。一個叫張三。一個叫李四。往往姦淫欺詐。無所不爲。屢見孫不二。

二在街上乞食。雖然面貌醜陋。卻也明眸皓齒。若非臉上有許多疤痕。却也人材不弱。這兩個痞子。看的眼裏。記在心裏。那夜月白風清。滿天星斗。二人從鄉間痞騙良民轉來。喫得醉醉醺醺。路隔破瓦窰不遠。張三對李四說：我們且去與那瘋婆子作一作樂。李四說：去不得。去不得。我嘗聽人言。若與瘋顛的女人做了事。一輩子倒霉頭。永不得長運氣。張三說：咱們是天神不收。地神不要的人。管他甚麼長運氣不長運氣。遂不聽李四之言。竟往破瓦窰走來。李四也只得跟他一路往前面走去。行不數步。猛見頭上一朵黑雲。將近窰邊。猛然一聲霹靂。如山崩地裂一般。從二人頭上震來。嚇得張三李四渾身打戰。

那朵黑雲。倏爾散漫。天地昏暗。伸手不見掌。狂風驟起。吹得二人徹骨生寒。一陣猛雨落將下來。在二人頭上如擂鼓一般。打得二人頭昏腦痛。李四用手要顧腦殼。那雨打在手背上。如鐵彈子一樣。方知不是雨。原來落的是冰雹。人呼爲雪彈子。俗名冷子。這冷子打得二人走頭無路。沒處躲藏。李四不住說道：活報應。我原說不要來。你強着走來。且看如何。張三聽見李四埋怨。心中作惱。忽一腳踩在雪彈子上。那雪彈子光溜溜的。如何踩得穩。一溜就是一趺。慌忙爬起來。又踩虛一脚。又是一撲扒。就像有人推他一般。一連絆了幾趺。絆得頭破眼腫。肉爛血流。只是喊天。少時雲開月現。依然星光滿天。李四雖挨了些冷子。却不會絆趺。倒無大損。只有張

三被這幾跤。跣得頭昏眼花。只是吐舌搖頭說：了不得。了不得。這瘋婆子犯不得。李四說：你纔曉得犯不得。看你二回再來不來。張三說那個背時倒灶的再來。二人邊說邊走。各自回家。李四把這段情事。對那些流氓痞子說知。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因此那些不學好的人。與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窰來。孫不二在洛陽一十二年。修行悟道。永無歹人相犯。皆賴李四之功也。後人看書到此。有詩嘆曰。

真人在此悟玄功
豈叫狂徒來逞雄
冰雹降時遭毒打
方知護法有天公

丟下孫不二。又說王重陽。且說重陽先生在馬員外家內。不覺年餘。外面有幾個村老閑談。說馬

員外不會享福。白白將一分家財。捨與別人。把一個員外娘子氣瘋了。不知走往何處去了。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人。名叫段安仁。說道：我昨日到他庄裏去會馬員外。門外無人看守。我對直進去。並不見一個婦女。盡是些男子。我問員外在那裡。他們對我說在後面茅庵內。聽重陽先生講道。我便望後走。見修蓋許多茅蓬。馬員外同王重陽在當中一所茅蓬打坐。馬員外看見我。即出來陪我到前廳敘話。我問他孫娘子的下落。馬員外說她有她的道。我有我的妙。我又問怎不見丫鬟使女？員外說：男使之婚。女使之嫁。各立家室。永無欠掛。我又問修這些茅蓬做啥。員外說：召集修行人悟道。養真性。我又問重陽先生怎不見出來。員外說：他最愛清靜。不與俗人交。

我問畢。與員外把事交代了出來。遇著馬興。我又問馬興：你們這庄子。先時多熱鬧。如今爲何這般冷淡。好像寺院一般。馬興說：你不知道。我家來的這位重陽先生。是個活神仙。他不喜歡熱鬧。愛的是清靜。自孫娘子走後。他將庄裏丫鬟使女僕婦人等。盡行遣去。只留下我們幾個老好在此看守。故這般冷淡。我又問馬興。怎見得重陽先生是位活神仙。馬興答我曰：凡家中的事與其從前的事。莫得人對他講。他都曉得。這不爲奇。還有未來之事。與及某日晴。某日雨。他無不知。豈不是活神仙麼。

段安仁將馬家庄的話說完。衆村老之內。有一個姓潘的老漢曰：「依你這樣講。他能知過去未來之

事。我們這乾旱許久。未曾下過雨。何不同去問他。幾時有雨。衆村老齊曰好好。即同潘老來至馬家庄。先見馬員外。說明來意。馬丹陽即引衆老同到茅庵。問重陽先生幾時有雨。先生曰：你們村東頭土地廟。牆壁上註得有雨期。你們去看便知。衆村老聽了這話。即出庄來。回往本村。向東頭走來。到了土地廟跟前。果見粉壁上寫得有幾行字。潘老即念與衆人聽。曰：人王面前一對瓜。一顆珍珠照王家。二十三天下大雨。和尚口內吐泥巴。後面幾行小字。寫著四字破。潘老看罷。笑曰：這是那些學生娃子在此寫的一首字謎。有甚麼雨期。衆村老曰：是個啥字謎。你猜得着否。潘老曰：我慣懂字謎。怎麼猜不着。衆村老曰：你既猜得着。快猜來我們一聽。潘老

曰：人王下加兩點。是個金字。王字旁加一點。是個玉字。二十三日下雨。鬥攏來是滿字。和尚去其和字而留尚字。泥巴土也。尚字加在土上。豈不是個堂字。明明是金玉滿堂四字。那有雨期。段安仁走上前用手指著二十三天下大雨之句。曰：這明明是雨期。你們偏說莫有。雖然是幾句啞謎。却有機緣在內。今日十九。隔二十三只有四天。看二十三有雨無雨。便知他靈也不靈。衆村老齊曰：段哥言之有理。於是各回家去。

到了二十三日。黑雲滿天。大雨如注。從早至午。雨方止。衆村人始信重陽先生之神也。又有北村一人失牛。遍尋不着。來問先生。重陽先生曰：牛在南村大樹之上。鴉雀窩內。那失牛的人聽

了這話。忍不住笑說：若大的牛。那一點點鴉雀窩。如何裝得下。重陽先生曰：你去自可得牛。不必多言。那人只得出了茅庵。來在南村。果見大樹甚高。上有雀巢。鄉裏人原會爬樹。即爬上樹去。採取雀巢。原是一個空窩。用手扯了一下。那枯枝墜來。打在臉上。略一低頭。看見村裏破屋之內。栓著一條牛。仔細一看。正是所失之牛。這牛卧在破屋裏。外面堆柴草。四圍遮掩。若非從高望下。再也看不見。其人忙下樹來。心中明白。這村裏原有一位樑上君子。慣做此事。若非先生指示。他到晚間。便把牛牽到遠方賣與別人。再尋不出。其人到破屋裏。各自去把牛牽回。

此話不提。那日西村裏。又有幾個人來問事。內
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說他哥哥出門數月。
不知幾時回家。因此來問老先生。重陽先生曰：
回去你問媽的手。那娃子聞言笑個不了。少時回
得家來。見他媽手內拿著一封書信。說：你哥哥
在萊州做生意。帶得有書信回來。帶信人將纔走
了。你可拆書唸與我聽。那娃子拆書念曰：不肖
男書奉慈母。自父去世。蒙母教育成人。今體父
志。出外貿易。頗還順遂。目下帳未收齊。不得
速歸。以慰母心。待秋涼之時。九月半間歸家。
侍奉甘旨。那娃子未曾看完。拍手大笑說：好靈
驗。好靈驗。他媽正要問他。只見門前來了五六
個人。不知爲何。且看下文分解。

不因漁父引
怎得見波濤

指坐工申
明妙理
學真道喜
遇明師



子桓



第十二回 指坐功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逢明師

恩愛牽纏解不開 一朝身去不相偕
於今撒手無沾滯 直上瑤池白玉階

話說西村那娃子。正要將重陽先生問手之言。對他媽講說。忽見門外來了五六個人。問馬家庄那條路去。娃子說：你們問馬家庄。敢莫去會活神仙麼。那些人答曰：正是。正是。娃子聽說他們幾個要會活神仙。便高興不了。對他們說不遠不遠。我引你們去。說罷。即往前走。衆人隨着他離了西村。不一時來到馬家庄。合該有緣。正遇着馬員外坐在廳前。見他們進來。即起身迎入廳內坐下。便問：衆位到敝莊何事。他們幾人說：是我等是來求道的。馬丹陽聞言。即引他們到茅

庵參見先生。內有一人姓譚名處端。號長真子。昔年身染沉疴。王重陽初到山東之時。曾授與却病之工。將病却好。一心悟道。遍訪先生。杳無下落。今聽人言。馬家庄出了一位活神仙。名叫王重陽。纔知先生在此。又約了一個好道的人。姓郝名大通。號太古。是本府文登縣人。其餘幾人。也是學好之人。不必表他名姓。當下譚長真。又謝先生昔年却病之恩。始言今日來學道之意。重陽先生曰：法門大大開。去的去。來的來。去者不留。來者不拒。即命馬丹陽送他們到茅庵第二號去駐紮。過了幾日。又來了兩個修行人。一人姓劉名處玄。號長生子。一人姓王名處一。號玉陽子。俱係山東人氏。馬丹陽接

見。問明來意。也是來求道的。即引他二人到茅庵參拜先生。重陽先生命馬丹陽送在茅庵第三號棲止。於是東來一個。西來一個。不上月餘。來了數十人。重陽先生叫馬丹陽與他們議定執事。各管一宗。俱有規條。不得擅越。諸事停妥。重陽先生與他們講論坐工。衆弟子分兩班序立。躬身聽講。

重陽先生曰：人身以氣爲本。以心爲根。以性爲幕。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腎是內腎。臍下三寸三分是也。正串着一脈以通息也。浮沉息總百脈。一呼則百脈皆開。一吸則百脈皆閉。天地造化流行。亦不外乎呼吸二字。人呼吸在心腎之間。則血氣自順。元氣自固。

七情不肆。百病不治而自消也。打坐之法。每子
午卯酉時。於靜室內厚鋪坐褥。於褥上盤膝而坐
。微目視臍。以棉花塞耳。心絕念慮。以意隨呼
吸。一往一來。上下隨呼吸之間。勿遲勿速。任
其自然。坐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不麤。漸
柔細。又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似有若無。
然後緩緩伸脚開目。去耳塞。下座行數步。又側
身偃卧。片時起來。啜粥湯半碗。不可作勞。切
勿惱怒。以損工夫而傷真氣也。打坐工夫不在多
且將障礙一齊去。勿使心頭有網羅
障礙不消煩惱聚網羅不解怎婆婆
分明至理相傳授切勿因循自坎珂

重陽先生講論坐工訖。下座養息。衆弟子亦各歸
寮。丟下不敘。又表這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荳村。
有一人姓邱名處機。字啓發。弟兄三人。長兄啓
明。次兄啓興。父母早喪。這邱啓發多蒙兄嫂看
顧。得以成人。讀過幾年書。也能詩詞歌賦。但
無心於功名。一味好靜。常獨坐終日。不與人言
談。似乎其中有所得意處。而人莫知其所以然。
兄嫂屢勸他讀書求功名。他便答以讀書原爲窮理
。豈希圖功名。又欲與之議婚。他又堅辭不肯。
曰：男子未立。豈可以婚姻絆縲。兄嫂聽他言語
不凡。也不敢苦勸。由他自便。邱啓發嘗語人曰
：人生在世。若不尋個出頭路徑。終日爭名奪利
。貪妻戀子。無常一到。萬事皆空。人以爲世事
皆真。於我視之如浮雲朝露。夢幻泡影。

一日聞聽人言。寧海縣馬家庄有一位王重陽先生。廣有道德。是個大修行人。我們這棲霞縣也有幾人在那裏學道。邱啓發生平愛的是道。聞聽此言。也要去學道。未得與兄嫂說明。又怕兄嫂不許他去。只得暗地收拾一點盤費。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悄悄離了家庭。望寧海縣而來。不一日到了馬家庄。那日正遇馬丹陽當值。問明來意。簿上註了姓名。譚、劉、王、郝等齊來探問。俱皆歡喜說道。如此青年。便能誠心學道。誠罕聞也。說罷。即引他到茅庵拜見重陽先生。馬丹陽遂將他來學道之意。對先生說知。重陽先生把他瞧了一瞧。擺一擺頭說：此人心思太多。

過於伶俐。學不了道。早些急自回去罷。休得自誤。邱啓發跪而言曰：小子一心學道。並無二意。還望先生收錄。馬丹陽也替他哀求。先生只是不允。說：非是不收他。此人苦根甚重。怕他後來受不過磨難。必生退悔之心。不如不收他爲妙。邱啓發再欲哀告。重陽先生竟出茅庵觀花去了。馬丹陽等無奈何。只得將邱啓發引到前廳住下。使他打掃廳堂。暗裏也與他傳了些打坐工夫。一日。啓發對馬丹陽曰：老先生既不肯收錄於我。我今何不就拜你爲師。馬丹陽曰：不可不可。求人須求大人。拜師要拜明師。我不過畧曉得一點初工。至於大道。我亦未聞。你且安心住下。我與你慢慢周旋。邱啓發聞言甚喜。早晚二時。慇勤一切。若有支使。聲叫聲應。住了幾日。

把衆人都混熟了。個個都喜歡他。一日跟隨衆師
兄到茅庵。只見重陽先生坐在當中。衆弟子兩旁
站立。恭聽講說。

重陽先生曰：吾自到此來。血心度世。苦口化人。
。意欲使人人同歸覺路。在在共出迷津。夫余異
人也。生能好道。少而痴蠢。長而怪異。壯而通
神。世之奇吾者。皆以吾爲異也。夫吾豈肯異哉
。不過蠢耳庸耳愚耳已矣。吾何愚。不貪不妒。
不想不妄。蠢也。不知計慮。不明巧拙。愚也。
不言怪異。不落塵俗。庸也。世人說我蠢。笑我
愚。責我庸。吾轉痛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而不
知振拔。吾即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以醒悟世人
。汝等不能知心。即不知道。故修道者。必自煉

心始。然煉於未發。尤貴煉於既發。如游心放心。諸雜念心。皆既發之心也。而欲使之寂然不動。殆必守其心。定其心。收其心。夫守心是守其未動時。定心是定其必動時。收心是收其已動時。收之不易。先要隨起隨收。收之愈疾。守之愈堅。守之愈堅。定之愈永。此乃我道門修心之妙。要使此心空無一物。蓋心者即先天一氣之真陽結成。故心屬火。非純陽無陰也。陽中自有真陰。故心形上有三數覆下。下有偃月載上。可見陽非陰不長。陰非陽不生。真陰從真陽。故以心名。所以動一毫妄念。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一事入心。便添一種魔障。故心一起。即不以心名。是名曰念。念字之形。人有二心也。人有二心。不能專一。故百事無成。至於道更遠也。

重陽先生曰：心爲一身之主。有一無二。若起二心。是謂之念也。此念一萌。便生出許多虛妄之事。而心也不能作主。致使此身陷於沉溺。嗟乎。難以拔度也。正講之間。只見邱啓發在人叢中聽得高興。連聲稱妙。先生將他恨了一眼。遂不再講。衆門人出來盡埋怨他。不該聲張。以致先生停講。邱啓發裝不聽見。恁他們胡怨恨一陣。暗思先生煉心之言。即煉道之訣也。煉道者若不先將心煉好。縱有妙道亦煉不成。於是每日檢點其心。看有差失無差失。有過錯無過錯。一日見衆師兄不在前廳。必是在後面聽先生講道。他也跑去聽講。不知聽些甚麼。且聽下文。他怕世上有心人

散壇場學
人過家去
換道裝師
徒往南來



七
真
傳

九
七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

南來

嗟嘆凡夫不悟空 迷花戀酒逞英雄
春宵漏永歡娛促 歲月長時死限攻
弄巧常如貓捕鼠 光陰卻似箭離弓
不知使得精神盡 願把此身葬土中

話說邱啓發見師兄道友不在前廳。必然在後面聽
先生講道。他卻往茅庵走來。果見先生在座上說
法。衆門人序立兩邊。他也不進內去。就在門外
洗耳靜聽。只聽先生講曰：
修行念頭。細中有細。有一念之私。即有一毫渣
滓在心。有一念之欲。心中即有一大魔障。蓋私

欲一起。即失先天。必去私欲。方可存先天。先天者一氣也。私欲起則火動。火動則氣散。氣一散何有先天。又何以審火候。私重則氣散。又何以復靈機。欲甚則氣枯。又何以得奧妙。其機如此。私念當除不當除。欲念當除不當除。妄念當除不當除。有私念者聽吾言必戒。有欲念者必戒。有妄念者必戒。總要將心養得寂然不動。然後念頭可滅。念滅則私盡。私盡則欲淨。欲淨則陽純。陽純而陰消也。真仙大佛。無不從中得來。皆於念頭處下手。不可視爲具談。

重陽先生正講到精微之處。邱啓發聽忘了形。無意之間說了一聲好。重陽先生向衆弟子說：門內說法。門外人聽。試問多人。誰是知音。先生說

罷。馬丹陽朝外一看。見是邱啓發。即叫他進來。先生一見。怒向馬丹陽曰：我曾吩咐你打發他回去。爲何仍在此處。話未說完。只見劉長生、郝太古、王玉陽、譚長真。一齊上前告曰：邱啓發既來拜師求道。望先生憫念。將他收在門下。早晚領教受誨。重陽先生曰：非是不收留他。怕他心不真切。偶一受磨難。便生退悔之心。那時道也修不成。反招罪愆。不如不收他爲妙。劉長生等。又苦苦哀求。邱啓發跪在地下不起來。重陽先生曰：爾等既再三薦引。難道我全不准情。你們這般看照他。我即將他收下。與他取個道號。叫做長春。邱啓發即起來三跪九叩。拜過了先生。又與衆人作禮。先生下座。各歸原處。又過了月餘。先生吩咐馬丹陽邀齊衆道友到內聽講。

這回說法。必須於庵外設壇。馬丹陽領了先生之言。即去辦妥。少時大衆齊集。衣冠楚楚。禮貌堂堂。同到庵前。請先生上座說法。重陽先生出了茅庵。上得座來。正容端坐良久。言曰：我教以靜爲主。這靜字上可以參贊化育。下可以包羅萬象。我將這靜字爲汝等宣說。不但修行悟道可用。即齊家治國亦不可少也。

『靜』之一字。妙理無窮。但言靜者多。而知靜者少。故欲靜而不能靜矣。是未尋着靜之根源。靜之根源。先要看空世界。靜之門。當從不靜處下斬絕工夫。靜之終。當於常靜時用。防備妙法。念頭一起。隨即消滅。滅而復生。不使之生。生而即滅。使其永滅。靜之極。不靜自靜。何嘗

言靜。何嘗言不靜。止於至善者。莫過於靜。靜之於斯。泰山崩前而不驚也。非故不驚也。崩前而若未崩前也。美女當前而不動。非故當前不動。而若未當前也。至於動作行爲。待人接物。其鎮靜之功。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父母見之。頑者慈也。兄弟見之。戾者和也。妻子見之。悍者順也。朋友見之。僞者誠也。俗者見之。粗者細也。士人見之。肆者斂也。以此忠君。忠是性分。以此愛民。是真實之愛。非姑息之愛。有何不行之道。不伸之志哉。斯言非奇也。而奇不可言。不特靜中靜。而動中亦靜。動靜俱靜。道可有成。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靜者三教之命脈。不特此也。試看一日非

夜之靜。無以爲晝之動之本。四時非冬之靜。無以爲春之動之本。是道本於靜。自然之理也。道本自然。舍靜從何入門。

重陽先生說這靜字。是三教不離的工夫。士農工商。王侯將相。都要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父母能靜。而子自孝。君王能靜。而臣自忠。弟兄能靜。而和睦。朋友能靜。而信實。夫婦能靜。則順從。把這靜字說與衆門人聽。明知這數十人之內。只有邱、劉、王、譚、馬、郝六人。纔肯專心悟道。其餘那些人俱是始勤終怠。有起頭。無煞尾。算不得正經修行之人。後來難免爭名奪利之行。故將這鎮靜之工。說與他們一聽。使他們得這工夫。消一消乖戾。習一習涵

養。雖不是超凡入聖。亦可以修身齊家。不失爲
好人也。不枉到此投拜一場。
閑話休講。且說邱長春聞聽先生把這靜字。說得
自自然然。透透徹徹。有許多好處。不禁心頭發
歡起來。手舞足蹈。却被先生看着。怒指長春而
言曰：你這人聞道不進。知理不悟。徒以聰明顯
露。伶俐施逞。不能隱忍潛藏。只知使巧弄乖。
非道器也。我幾次說法。被汝越規犯矩。我今當
遠避汝於東南。免得你常來擾我。遂對馬丹陽曰
：我明日要往江南訪道。只要劉長生、譚長真、
赦太古、王玉陽四人同去。汝可照理家園。其餘
諸人。任他們或行或止。聽其自便。我此去多則
一年。少則半載。纔得歸也。

先生這話吩咐出來。或惹動了衆門人思家之心。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有的要回去顧盼兒女。連夜收拾包袱行李。只等天開亮眼。都來與馬丹陽告辭。更託轉覆先生。馬丹陽少不得送他們出庄去。大家拱手一別。馬丹陽轉回茅庵。重陽先生吩咐馬丹陽。取出五件衲衣。五個蒲團。道帽棕笠芒鞋草履岩瓢便鏟一切等物。重陽先生與劉、郝、王、譚俱換了道裝。道家打扮。趁著天色未曾大明。悄地出了馬家庄。馬丹陽送出庄外。回身轉來。只見邱長春作揖告辭。馬丹陽問他何往。邱長春曰：我要去跟隨師父。馬丹陽曰：師傅見不得你。因此纔走。你今趕去。必要受氣。邱長春曰：師傅豈當真見不得我。不過願我學好。

我若不去。豈不辜負師傅一片好心。說罷就走。馬丹陽叫曰：快轉來。我有話與你說。但不知說些甚麼。且看下卷分解。

諸人思家各自去。長春戀師趕將來。